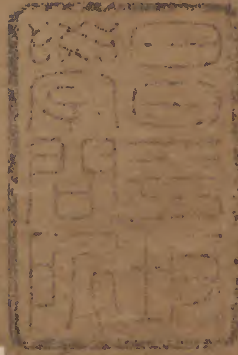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九六三八

論語



漢書門			
九	四	〇	八
冊	架	函	號
四	一	一	八

內閣文庫		
九	四	〇
冊	架	號
四	一	一
八	六	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12)		
函號	298	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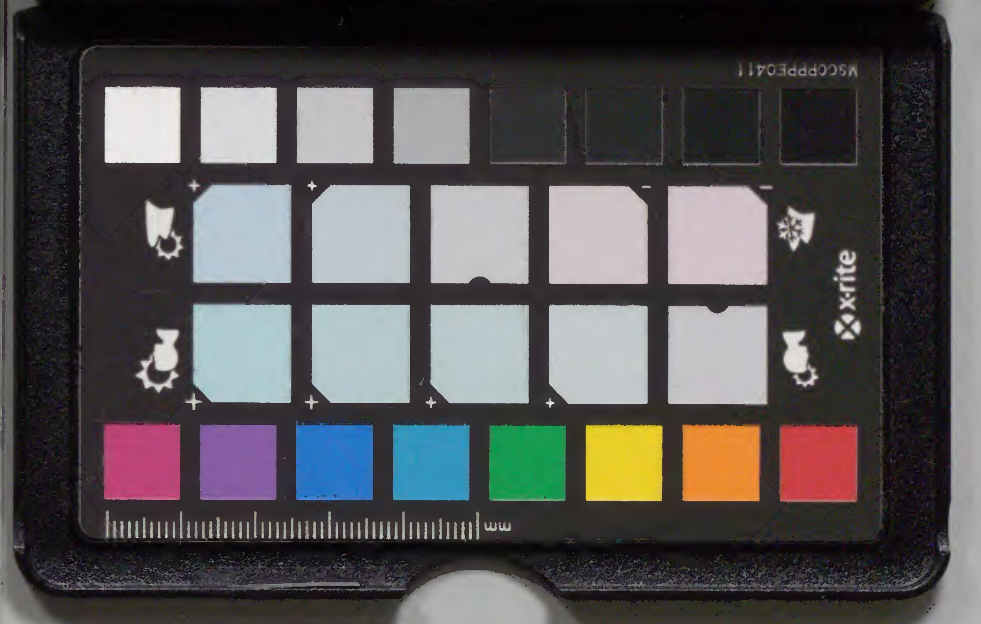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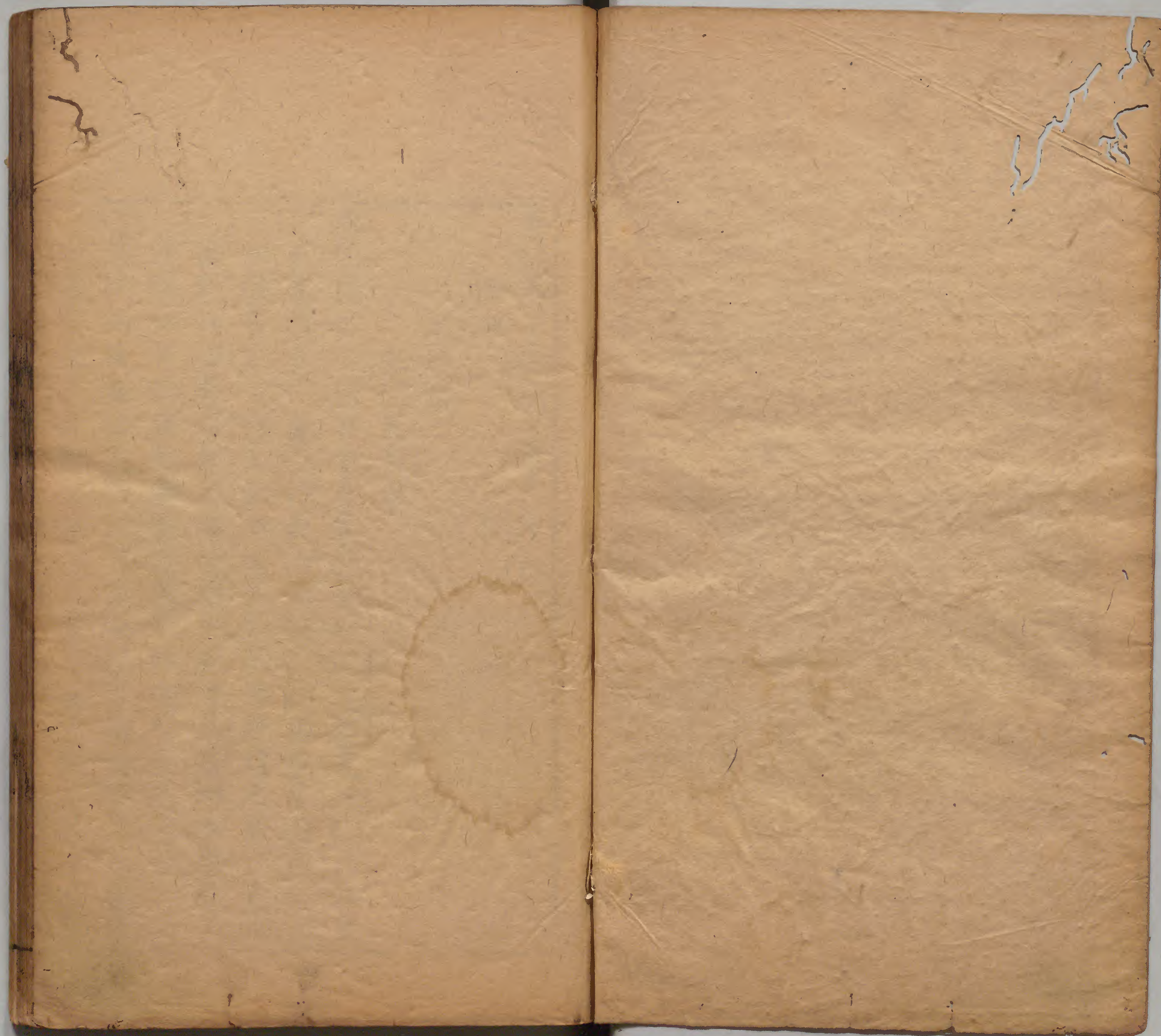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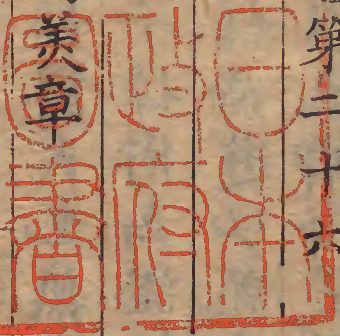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二十六

論語八

里仁篇上

里仁為



或問里仁一篇自首至觀過斯知仁矣都是說仁里仁為

美是指言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是指言慈愛底仁其

他則皆就心德上說曰雖是如此然統體便都只是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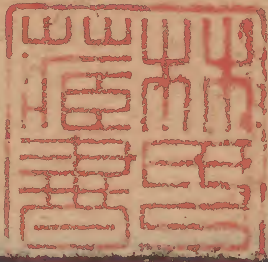
箇仁如里有仁厚之俗便那一里之人這心不大故走

作所以有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便也是這心

備

問里仁為美論語孟子注不同如何曰論語本文之意只

是擇居孟子引來證擇術又是一般意思言里以仁者



為美人之擇術豈可不謹然亦不爭多問美是里之美
抑人之美曰如云俗美一般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便
是那鄉村好有箇鄉村人不仁無廉無恥者多便是那
鄉村不好這章也無甚奧義只是擇居而已然里仁字
也差異淳

問里仁為美孟子引用自要說下文安宅謝氏說論語本
意不是如此曰若這般說話也要認得本旨是了若如
孟子說也無害如謝氏也無害孫

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為證如何曰聖人本語不是說
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是合着事類問今人數
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遷遷邪曰古人危邦不

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為盜賊吾豈可
不知所避聖人言語說得平正必欲求奇說令高遠如
何今人說文字眼前淺近底他自要說深在外底他要
說向裏本是說他事又要引從身上來本是說身上事
又要引從心裏來皆不可寓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問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
利仁此四句都相屬知者則知天理之為是而必循之
知人欲之為非而必去之所以能處約處樂而不至於
濫與淫曰如此說時便是硬去做都不見利仁底意思
如安仁者他便是仁了更不用說如所謂利仁者是真

箇見得這仁愛這一箇物事好了猶其於芻豢而不其於粗糲若只是聞人說這箇是好自家也髣髴見得是如此却如何得如芻豢之悅我口如何得利仁底意便只是硬去做了盡

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解濫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也有時下未肯恁地做底聖人說話穩而今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底義剛、賀孫錄云亦有乍能勉強一

者時至之問仁者安仁曰仁者心便是仁早是多了一安字知者利仁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着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處是好所以在這裏千方百計要克去箇

私意這便是利仁時舉

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別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履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為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

害祖壯

晞遜問所謂利仁者莫是南軒所謂有所為而為者否曰有所為而為不是好底心與利仁不同仁者安仁恰似如今要做一事信手做將去自是合道理更不待逐旋安排如孟子說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這只順道理合做處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待得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便與上不同又云有為而為

之正是說五霸假之也之類

孫賀

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為之而所為自帖帖地皆是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

升鄉

蕭景昭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唯聖人自誠而明今下便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

銖

仁知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夏子貢得知之深者也如程門之尹氏則仁

勝上蔡則知勝

升鄉

或問仁者心無精粗內外遠近之間曰若有便成兩段此句為仁者安仁設

節。集義

或問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如何曰仁者洞然只是一箇心所以無內外精粗遠近之間然須看自家有間底心是如何然後看無間底心是如何又問無內外之間是如何曰表裏如一又問如何是遠近精粗之間曰他當初若更添高下頭微古今這樣字也只是一理又問總有些箇換絕間斷便不得曰總有私意便間斷了所以要克己復禮便是要克盡私意蓋仁者洞然只是這一箇心如一椀清水總入些泥有清處有濁處

又問上蔡解此段只是論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先解
這一段方連上面說曰看他文義須是包上面說方得
相貫然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又須着自去看

問不能無遠近精粗之間如何曰亦只是內外意思吾心
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這段分別說極通透上蔡
尋常說有過當處此却他人說不到先生再三誦安仁
則一利仁則二之句以為解中未有及此者因歎云此
公見識直是高利仁貪利為之未要做遠底且就近底
做未要做精底且就粗底做問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不
知此味便是聖人之事乎曰是須知非顏閔以上不知
此味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也

問安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性之未動既皆至理
所存情之既發無非至理所著利仁固是審於既發莫
更著謹於未發否曰若未發時自着不得工夫未發之
時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問原憲克伐怨欲不行是他
許多不好物事都已發了只白地墮過得住所以非獨
不得為仁亦非求仁之事曰是如此
問上蔡云安仁非顏閔以上做不得顏閔似未至安仁曰
亦見此意思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章

蕭景昭說此章先生云注中引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如
何答云只是好惡當理便是公正先生曰程子只着箇

公正二字解某恐人不理解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
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
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于理惟仁者既無私心
而好惡又皆當于理也時舉

問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曰今
人多連看公正二字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
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
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
於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一偏
居父問仁者動靜皆合正理心有定則凡可好可惡者皆
湊在這則子上所以能好人能惡人曰然程子所以說

得其公正是也惟公然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
是箇無所偏主處孫賀

問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
有些子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
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者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
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係
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
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
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南

苟志於仁章

問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切謂學者有志於仁雖有趨向已

正而心念未必純善而無過差終有過差便是惡豈
得言無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
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詳人
先生問學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耻惡不
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前面說志於仁則能無惡此段說
志於道而猶有此病其志則一而其病不同如何諸友
言不合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
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濶凡人有志於
學皆志於道也若志得來泛泛不切則未必無耻惡衣
惡食之事又耻惡衣食亦有數樣今人不能甘麤糲之
衣食又是一樣若耻惡衣食者則是也喫着得只是

怕人笑羞不如人而已所以不足與議個

苟志於仁矣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
或云過非心所欲為惡則心所欲曰惡是誠中形外過
是偶然過差明

楊氏云苟志於仁矣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先
生問學者過與惡如何分別曰過非心所欲為惡是心
所欲為曰惡是誠於中形諸外所以異也錄

富與貴章

或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曰此語固
是但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蓋吾何求哉求安
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

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子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既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學蒙

審富貴而安貧賤者言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它底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蓋我雖是不當貧賤然當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求去之心譬如人作折本經紀相似錄問君子當得富貴所謂不當得而得者乃人君不能用其言徒欲富貴其身曰富貴不以道得之不但說人君不用其言只富貴其身如此說却說定了凡是富貴貧賤

有不當得而得者皆不處不去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亦是不當得之富貴須且平說不要執定一事之終食造次顛沛一句密似一句須至傾覆流離之際亦不違仁也南

文振問富與貴一章曰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若曰是詔曲以求之此又是最下等人所謂得之者便設有自到我面前者吾知其有一毫不是處也不可處譬如秀才赴試有一人先得試官題目將出來賣只要三兩貫錢便可買得人定是皆去買惟到這裏見得破方是有學力聖人言語豈可以言語解題一遍便休了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時

問貧賤如何是不當得而得之曰小人放僻邪侈自當得
貧賤君子履仁行義疑不當得貧賤然却得貧賤這也
只得安而受之不可說我不當得貧賤而必欲求脫去
也今人大率於利雖不當得亦泯默受之有害則必以
為不當得而求去之矣君子則於富貴之來須是審而
處之於貧賤則不問當得與不當得但當安而受之不
求去也問此二節語猶云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之意
否曰然蓋於富貴則有所不處於貧賤則必受之而不
辭也假

問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去字或讀作上聲可否曰自家
離去之去去聲讀除去之去上聲讀此章只是去聲義

君子去仁之去只音云聲如孟子去齊之去我元有而自

離去之也若作上聲則是除却賀孫。明作錄云是除却了非也

富與貴貧與賤一章某曰學者須是從富貴貧賤處判斷
得下方有用工處先生喜曰這裏看得分曉須要做下
面工夫若做得下面工夫看上面事愈覺分曉又問惡
不仁者直是如此峻潔曰只緣是不要一點不仁底事
著在身上文曰如此看得方是炎

子善問此章曰且如不處不去若是資質好底所見稍明
便於這裏也能見得只是未必到無終食不遺底意思
不處不去乃是立腳處好了細密工夫方下得若上面
無立腳處了其他可見一作下面工夫聖人之意不獨

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違顛沛
造次都用工方可恪

先生因寓看里仁篇云前面幾段更好熟看令意味連續
因問造次是急遽苟且之時苟且莫只就人情上說否
曰苟且是時暫處苟可以坐苟可以立令此心常存非
如大賓大祭時也問曾子易簣莫是苟且時否曰此正
是顛沛之時那時已不可扶持要如此坐也不能得寓
敬之問富貴貧賤聖人教人要得分別取舍到箇真切處
便隨道理做去有一般昏弱之人都只是人欲上行便
是不識痛癢底人先生曰聖人這處恰似說得踈學問
工夫儘多聖人去富貴貧賤上做工夫不是處富貴貧

賤時節又如何做工夫終不成閑過了這處聖人且立
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君子去仁便是不成
箇君子看聖人說得來似踈下面便說到細密處須是
先說箇籠後面方到細處若不是就籠處用工便要恁
地細密也不得須知節節有工夫剝了一重又一重去
了一節又一節敬之云此章說此三句可謂緊切雖然
只說存養未說仁處要是教人自體認看先生笑曰公
文如此所見這裏未是極處更要去言外說道理如何
得聖人這處正是說築底處正是好着力處却如此輕
說過了衆人是這箇心聖人也只是這個心存得心在
這裏道理便在這裏從古聖賢只是要理會這個物事

保養得這個在那事不從這裏做出寓
富與貴貧與賤方是就至麓處說後面無終食之間違仁
與造次顛沛必於是方說得來細密然先不立得這個
至麓底根脚則後面許多細密工夫更無安頓處人更
無可得說須是先能於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立得這箇
麓底根脚了方可說上至細處去若見利則趨見便則
奪這麓上不會立得定更說箇甚麼正如貧而無諂富
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相似若未能無諂無驕如
何說得樂與好禮却是先就麓處說上細上去個
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麓底方是箇君子皮
殼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

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漢孫錄云此
無終食違仁然後造次顛沛
於是
如孟子言善利之間須從

間字上看但孟子之言勇決孔子之言詳緩學者須就
這上着力今學者都不濟事才略略有些利害便一齊
放倒了某常向朋友說須是就這上立得脚住方是離
得泥水若不如是則是在泥裏行才要出又墮在泥裏
去縱說得道理也沒安頓處如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
自欺也毋自欺有多少事他却只就小人間居為不善
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處說為甚先要
去了這箇蓋不切則礎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矣又
曰審富貴是義安貧賤是命賜

不以道得富貴不處不以道得貧賤不去是說處這事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主宰處終食造次顛沛是操存處李先生說得好端

問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一章曰如孔子言此便是自平居時說到那造次顛沛之際如孟子說義重於生處却又說急處有打得過時如閒居時却有照管不到處或失之意

問李卿問造次之義曰杜預謂造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謂過信為次亦只是苟且不為久計之意剛義

斐卿問注云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

則取舍之分益明如何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外若不謹細行則內何以為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為之搖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

學可

問明道云不以其道得之富貴如患得之文義如何曰如患得之是患不得之將此得字解上得字必大義

我未見好仁者章

問好仁即便會惡不仁惡不仁即便會好仁今並言如何曰固是好仁能惡不仁然有一般天資寬厚溫和底人好人之意較多惡人之意較少一般天資剛毅奮發底人

惡人之意較多好人之意較少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這箇便是好惡樣子問此處以成德而言便是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曾子任重而道遠與啓手足處是這地位否曰然

好仁者自是那一等天資純粹底人亦其真知仁之可好而實好之故視天下之物無以尚乎此惡不仁者又是那一等天資耿介底人亦其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事不使毫髮加諸已若好仁而有以尚之這便不是真好惡不仁而未免有所不當爲這便不是真惡然好仁者於不仁非不惡終是好底意思多惡不仁者於仁非不好終是惡底意思重好仁非顏曾未

易言惡不仁恐伯夷叔齊方始當得

問此章曰好仁者與惡不仁者雖略有輕重然惡不仁者到得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便亦是仁了者以資稟言之其實弘靜重者便是好仁底人其剛毅特立者便是惡不仁底人時舉曰利仁者即是好仁者否曰好仁惡不仁皆利仁者之事時舉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是言未見用力底人還是未見用力而力不足心曰此意聖人匙言其用力者之難得用力於好者固未之見到資稟昏弱欲進而不能者亦未之見可見用力者難得也問好仁惡不仁是有優劣否曰略有之好仁者自有一般人資質較寬和溫厚惡不仁者自是有一般人資稟較

剛果決裂然而皆可謂之成德橫渠言好仁惡不仁只是
一人說得亦好但不合聖人言兩者字必竟是言兩
人也

問好仁惡不仁有輕重否曰也微有些輕重好仁是他資
質寬厚和重惡不仁是剛毅方正好仁則於仁與禮上
多些惡不仁則於義與智上多些好仁只知有仁而不
見那不仁來害他惡不仁是曾得知這病痛惟恐來害
他略與安行強行相似好仁是康強底人平生未嘗病
亦不知有病痛惡不仁是曾被病害知得病源惟恐病
來侵着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却渾淪了學者未能好
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

問好仁者如顏子惡不仁者似孟子否曰好仁者與惡不
仁者本無優劣只是他兩箇資質如此好仁底人是箇
溫柔寬厚底資質只見得好仁處好不甚嫌那不仁底
他只見得好仁路上熟悉不仁者便是箇剛勁峭直底
資質心裏真箇是惡那不仁底事好仁底較強些子然
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切底蓋惡不仁底真
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
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只
是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好
仁者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羞惡之心較多聖人之
意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自解之曰我意所

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所謂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平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如此等人不是說那畧畧恁地好仁惡不仁底又曰伯夷是惡不仁底柳下惠是好仁底也無大故優劣

孫愛

因論好仁惡不仁曰此亦以資質而言蓋有一等人只知道好仁更不管惡不仁事一等人專是惡不仁意思多然其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則所為必無不仁矣然必竟好仁者終是較得便宜緣他只低着頭自去做了惡不仁者却露些圭角芒刃得人嫌在如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康節近於好仁橫渠是惡不仁問好仁惡不仁莫只是一樣人否曰把做一樣說也得把

做兩樣看也得也有那好仁底人也有那惡不仁底人如伯夷便是惡不仁底柳下惠便是好仁底因言此數段皆是緊要處須是把做箇題目只管去尋始得尋來尋去將久自解有悟如喫物事味皆好却須知道那一般最好其所以好是如何方是

義剛

好仁者無以尚之言好之深而莫有能變易之者惡不仁者不使加乎其言言惡之篤而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己此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是自己上事非是專言好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
好仁者無以尚之只是將無以加之來說此與惡不仁一段相對既是好仁便知得其他無以加此若是說我好

端榮

仁又却好財好色物皆有好便是不曾好仁若果是好
 仁便湏天下之物皆無以過之亦有解作無一物可以
 易其所好者蓋只是好仁一件方可謂之好仁所以言
 我未見好仁者徐元震問惡不仁如何曰只謂惡不仁
 本不是仁只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便是仁了雷
 好仁者與惡不仁者便別如好仁者則真能好之惡不仁
 者知不仁之可惡而不知好仁故別壽
 好仁者便高了惡不仁者如見白黑相似吾好白者只取
 白者被黑者便自從一邊去如好白而不取白只管地
 去疾黑者則亦淺矣孔子言仁處皆是用力量
 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此心散漫放肆打一簞

動時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力 佐雖云用力却不大故用

問好仁惡不仁雖不可得果能一旦奮然用力不患力之
 不足曰湏是立志為先這氣便隨他敬義夾持上達天
 德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
 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
 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
 使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恁地萎萎衰衰
 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
 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而言曰心在這手上
 手便暖在這脚上脚便暖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

求仁豈患力不足聖人又說道亦有一般曾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可見昏弱之甚如這般人也直是少敬之問這章聖人前面說箇向上底中間說箇用力而無不足底又說到有用力而力不足底有許多次第所以深警學者否曰也不是深警學者但言成德之事已不可見而用力於仁者亦無之寓

敬之問好仁惡不仁至我未之見也此不出兩端好仁惡不仁者是真知得分明此身常在天理上下面說有能一日用力及力不足者皆是正當分別天理人欲處着工夫又說里仁前面所說都是且教人涵養別須更有下工夫處曰工夫只是這箇若能於此涵養是甚次第

今看世上萬法萬事都只是這一箇心又曰今夜說許多話最要緊所謂講學者講此而已所謂學者學此而已

孫賀

問集注云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舉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吾身此亦只是利仁事否曰然問上蔡謂智者謂之有所見則可有所得則未可如此則是二者乃方用功底入聖人何以為未之見曰所謂未有得者當已見得仁如此好了貪心篤好必求其至便喚做有所得未可問集注於好仁惡不仁云皆成德之事所以難得而見若說未有得如何又謂

之成德曰若真是好仁惡不仁底人已是大段好了只是未喚做得仁問這雖說是成德莫亦未是十全否曰雖未是十全須已及六七分了賀孫。

問集注云是成德之事如何曰固是便是利仁之事問這處地位便是在安仁之次而利仁之熟也曰到這裏是熟又未說到安仁安仁又別寓。

問集注前後說不同前說能用力於仁未見其力有不足者後說有用力而力不足者既曰用力亦安有昏弱欲進而不能者曰有這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夫子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說此等人冉求力可做却不自去着力耳間或有曾用力而

力不足底人這般人亦是難得某舊只說得有能一日用其力一句後知其未穩大段費思量一似蟻鑽珠樣鑽來鑽去語脉却是如此方見得兩箇未見字不相

礙寓

問集注云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以泳觀之亦有始立之志不足以帥久縱之氣者曰也是志不足問養得志完全時只在持守否曰持守體察講學考索凡聖人所說底皆着去做問須有一箇本領曰貫通處只是敬問南軒云敬字貫通動靜而以靜為本曰那是就那主靜上說閑時若靜坐些小也不妨因舉明道教上蔡且靜坐彼時却在扶溝縣學中明道言某只是聽某說話更不去

行上蔡對以無可行處明道教他且靜坐若是在家有
父母合當奉養有事務合當應接不成只管靜坐休胡泳
一日諸生講論語至此章有引范氏之言者曰惡不仁者
不若好仁者之為美也又援呂氏之說以為惡不仁者
劣於好仁者蓋謂孔子以好仁無以尚之故以惡不仁
者之為劣也曰惡不仁者亦不易得但其人嚴厲可畏
不如好仁者之和易也正不須將好仁惡不仁分優劣
聖人謂好仁者無以尚之非以好仁者為不可過也謂
人之好仁如好好色更無以尚之者此誠於好仁者也
其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加乎其身者惡不
仁如惡臭唯恐惡臭之及吾身其真箇惡他如此非

是且如此惡他後又却不惡他也去偽集義

人之過也章

黨類也偏也君子過於厚小人過於薄觀此則仁與不仁
可知君子過於厚厚雖有未是處終是仁人或問過莫
是失否曰亦是失也去偽

問觀過知仁一章曰此是就人有過失處觀之謂如一人
有過失或做錯了事便觀其是過於厚是過於薄過於
厚底雖是不是然可恕亦是仁者之類過於薄底便不
得便是不仁了知仁只是知其仁與不仁而已熹
非是專要在過上看仁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熹
觀過斯知仁此仁字是指慈愛而言淳

問里仁數章說仁自有淺深輕重曰固是如觀過知仁之
仁只是就仁愛上說故程先生尹先生皆只將厚薄愛
忍字說便見只是慈愛底仁如里仁為美却是那全底

義剛

問觀過知仁曰先儒說得仁來大了學者只管逐句愛說
深不知此仁字說較淺不是仁者安仁之仁如有好底
人無私意而過只是理會事錯了便也見得仁在不好
底人有私意便無過也不敢保他有仁如禮記謂仁者
之過易辭仁者之過只是理會事錯了無甚蹊蹺故易
說不仁之過是有私意故難說此亦是觀過知仁意
或問觀過斯知仁這仁字說得較輕曰也只是此理所以

伊川云君子常失於厚過於愛厚字愛字便見得仁湖
南諸公以知覺做仁說得來張大可畏某嘗見人解麒
麟之於走獸云麒麟獅子也某嘗以為似湖南諸公言
仁且麒麟是不踐生草不食生物多少仁厚他却喚做
獅子却是可畏但看聖人將仁字與義字相同說便見

南并

聖人之言寬舒無所偏失如云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
過足知夫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
人本意矣禮記與人同過之言說得太巧失於迫切人傑
性之問此章曰所謂君子過於厚與愛者雖然是過然亦
是從那仁中來血脉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與忍

則與仁之血脉已是斷絕其謂之仁可乎舉時

問過於厚與愛雖未為中理然就其厚與愛處看得來便見得是君子本心之德發出來曰厚與愛畢竟是仁上發來其苗脉可見南

此段也只是論仁若論義則當云君子過於公小人過於私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嚴小人過於縱觀過斯知義矣方得這般想是因入而發專指仁愛而言也個

問伊川謂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愚謂此與禮與其奢也寧儉同意曰近之人

或問伊川此說與諸家之說如何曰伊川之說最善以君子之道觀君子則君子常過於愛失之厚以小人之道觀小人則小人常過於忍失於薄如此觀人之過則人之仁與不仁可知矣又問南軒謂小人失於薄傷於忍豈人之情也哉其所陷溺可知矣此云陷溺如何曰他要人自觀故下陷溺二字知所陷溺則知其非仁矣問南軒作韋齋記以黨為偏云偏者過之所由生也觀者用力之妙也覺吾之偏在是從而觀之則仁可識矣此說如何曰此說本平易只被後來人說得別了去
問昨與劉公度看南軒為先生作韋齋記其間說觀過知仁一段以所觀在己及洙泗言仁論又以所觀在人不

知二說先生孰取曰觀人底是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
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即是此意又問不
知此語還是孔子說否曰固不可知只是有此理曰以
琮觀之不如觀已底穩貼曰此禪話也曰琮不識禪話
但據已見思量若所觀在人謂君子常過於厚小人常
過於薄小人於其黨類亦有過於厚處恐君子小人之
過於厚薄上分別不開故謂不如只作觀已說較靜辦
曰有觀字有過字有知字不知那箇是仁或謂觀便是
仁事在那裏曰如琮鄙見觀字過字知字皆不是仁仁
字政與過字相對過則不仁仁則不過蓋黨是已私仁
是天理識得過底是已私便識得不過底是天理曰如

此則却常留箇過與已私在傍邊做甚琮曰此是聖人
言知仁處未是言為仁處曰此是禪學下等說話禪門
高底也自不肯如此說一部論語何嘗只說知仁便須
有下手處請自思量別處說仁還有只言知仁底意思
否

朝聞道章

問朝聞道道是如何曰道只是眼前分明底道理孫賀
問朝聞道而可夕死莫須是知得此理之全體便可以了
足一生之事乎曰所謂聞道亦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
得多有箇透徹處至此雖便死也不妨明道所謂非誠
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須是實知有所得方可寓

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大者易曉於細微
曲折人須自辨認取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
妨不然生也不濟事死也枉死又云所謂聞者通凡聖
而言不專謂聖賢然大率是爲未聞道者設且如昨日
不曾聞今日聞之便是程子所謂人知而信者爲難非
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知後須要得得後方信得
篤夕可死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作明
問集注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然嘗思道之大者莫過乎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而其有親有義有別有信學
者苟至一日之知則孰不聞焉而即使之死則亦覺者
甚濟得事然而所謂道者果何處真切至當處又何以

使人聞得而遂死亦無憾曰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
間但公說未甚濟事者第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
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
爲聖爲賢萬一即死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
然是以爲人必以聞道爲貴也曰所謂聞者真是大而
天地微而草木幽而鬼神顯而人事無不知否曰亦不
必如此大要知得爲人底道理則可矣其多與少又在
人學力也曰看得此章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但深
言道之不可不聞耳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
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爲便自明白曰然若人而聞道
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

了祖壯

問朝問道如何便夕死可矣曰物格知至則自然理會得這箇道理觸處皆是這箇道理無不理會得生亦是這一箇道理死亦是這一箇道理恪

問夕死可矣雖死亦安無有遺恨曰死亦是道理南

朝問道夕死可矣此聞是知得到信得及方是聞道故雖死可也若以聽人之說為聞道若如此便死亦可謂枉死了熹

問朝問道夕死可矣曰若是聞道則生也得箇好生死也得箇好死問朝夕固甚言其近然既聞而非夕即死莫多有不及事之悔否曰猶愈於不聞胡泳

問朝問道夕死可矣曰所謂夕死可者特卒其大者而言耳蓋苟得聞道則事無小大皆可處得富貴貧賤無所往而不可故雖死亦有死之道也此說與集注少異讀者詳之。時本



守約問伊川解朝問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不知如何曰朝問道則生得是死便也死得是若不聞道則生得不死便也恁地若在生仰不愧俯不忤無纖毫不合道

理處則死如何不會是賀孫集義

朝聞道夕死可矣二先生之說初無甚異蓋道却是事物
當然之理見得破即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
亦無害

先生顧安卿曰伊川說實理有不可曉處云實見得是實

見得非恐是記者之誤見字上必有漏落理自是理見

自是見蓋物物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得義剛曰理在

物見在我曰是如此義剛曰理在實理人須是見得見得恁

地確定便是實見地不實見得又都閉了

賀孫問聞道自是聞道也無間於死生曰如何是無間於

死生曰若聞道生也得死也得曰若聞道而死方是死

得是死是則在生也都是若不聞道在生也做不是到

死也不是吾儒只是要理會這道理生也是這理死也

只是這理佛家却說被這理勞攘百端費力要掃除這

理教無了一生被這理撓一生被這心撓問伊川說此

一段及呂氏說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俟

命是此意否曰這是兩項動容周旋中禮這是聖人事

聞道自不足以言之自與道為一了自無可得聞行法

以俟命是見得了立定恁地做問伊川云得之於心是

為有得不待勉強學者須當勉強是如何曰這兩項天

與上別這不待勉強又不是不勉而中從容中道只是

見得通透做得順便如所謂樂循理底意思問龜子易

箒當時若差了這一着喚做聞道不聞道曰不論易箒與不易箒只論他平日是聞道與不聞道平日已是聞道那時萬一有照管不到也無奈何問若果已聞道到那時也不到會放過曰那時是正終大事既見得自然不放過孫賀

士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既是志道如何尚如此曰固有這般半上半落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力只是名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變遷了這箇最不濟事義衆朋友共說士志於道以下六章畢先生曰此數章如尹和靖程子所注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看着似平淡子細

去窮究其味甚長

義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文矩問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章曰義是吾心所處之仁者一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時義之與比非是我去與義相親義自是與比謨

敬之問義之與比是我這裏所主者在義曰自不消添語言只是無適無莫看義理合如何處物為義只看義理合如何區處他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孫賀

南軒說無適無莫適是有所必莫是無所主便見得不安程氏謂無所往無所不往且要義之與此處便安了曰

古人訓釋字義無用適字為往字者此適字當如吾誰適從之適音的是端的之意言無所定亦無所不定爾

欽夫云吾儒無適無莫釋氏有適有莫此亦可通雅大

問上蔡所謂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則君子之心

果有所倚乎凡事皆有一箇合宜底道理湏是見得分

明雖毫髮不差然後得是當曰義即宜也但湏處得合

宜故曰處物為義作南

先生問謝氏謂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如何看義剛云只

是隨事物去量度不是倚於義曰只是把心去看是與

不是義剛因問無可無不可皆是無所容心但聖人是

有箇義佛老是聽其自然是恁地否曰聖人也不說道

可也不說道不可但看義如何耳佛老皆不賭是我要

道可便是可我要道不可便是不可只由在我說得義剛

君子懷德章

懷刑只是惡不善不使不善之事加乎一身升南

君子懷刑言思刑法而必不犯之如懼法之云爾象端

君子懷刑如禮記所謂畏法令又如肅政教之類皆是或

謂如問國之大禁而後敢入是否曰不必如此說具此

懷刑一句亦可為善如違條礙貫底事不做亦夫段好

了作明

問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備也刑者先

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為心哉先生默然良久

曰無慕於外而自為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
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脩飭所以
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為其知有
所畏也某因思集注言君子小人趨向不同公私之間
而已只是小人之事莫非利己之事私也君子所懷在
德則不失其善至於刑則初不以先王治人之具而有
所憎疾也亦可借而自脩省耳只是一箇公心且如伊
川却做感應之理解此一章文義雖亦可通然論語上
言君子小人皆是對舉而並言此必不然也先生天言
如漢舉孝廉必曰順鄉里肅政教肅政教之云是亦懷
刑之意也某因思得此所謂君子者非所謂成德之父

也若成德之人則誠不待於懷刑也但言如此則可以
為君子如此則為小人未知是否祖壯

此是君子小人相對說看尹子之說得之若一串說底便
添兩箇則字惠字下又着添字又問懷刑曰只是君子
心常存法大抵君子便思量苦底小人便思量甜底又
有一說懷刑作恤刑懷德作施德要之不如好善而惡
不仁者是滯

放於利而行章

放於利而行多怨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
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南升

放於義而行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

理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於利則悖理
徇私其取怨之多必矣祖 闕

或說放於利而行義剛云此非斷斷然為利但是依放那
利行是外不為利而內實有為利底意思曰才是放時
便是為利了豈有兩樣若是外不為利而內實為利則
是為利尤甚於斷斷然為利者義 闕

放利多怨或問青苗亦自便民何故人怨曰青苗便是要
利息所以人怨明 作

能以禮讓為國章

讓是那禮之實處苟徒跪拜俯伏而以是為禮何足取信
於人讓者譬如凡事寧就自家身上扶出些子辭辱居

卑辭多受少底意思方是禮之實賜

不能以禮讓為國是徒能進退可觀容止可度及到緊要

處却不能讓雖有這繁文末節處亦無用亦不得謂之
禮潤

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

讓是禮之實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擊鼙曲

拳升降俛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是辭讓友

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

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

得他問如禮何一句從來諸先生都說得費力今說讓

是禮之實則此句尤分明曰前輩於這般處也自濶畧

才被說得定了便只是是也孫賀

問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諸家解義却是解做如國何了曰是如此如諸家所說則便當改作如國何大率先王之為禮讓正要朴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為國則是禮為虛文爾其如禮何謨

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為之節文無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為恭敬辭遜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敬辭遜之心方能以禮為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為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遜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况為國乎曰且不柰禮之節文何何以為國南

義剛說禮讓為國一章添不信仁賢拂百姓從己之欲等語曰此於聖賢本意不親切一家讓一國興讓此只是說我能如此禮遜則下面人自是興起更相遜讓如此則為國何難之有未說到那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處在如東坡說敦教化中一段亦自好其說雖龐道理却是恁地而今人好玄妙刻地說得無形無影却不如只龐說較強良久歎息言今日不能制民之產已自不是民自去買田又更收牙稅是甚說話古人禁人聚斂今却張官置吏惟恐人不來斂如此却何以責人謙遜義剛

不患無位章
不患無位章
不患無位章所以立猶云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

若有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非南
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這箇須看聖人所說底語意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
在我之實而已看聖人語意了又看今人用心也有務
要人知者只是看這語意差便要如此所謂求為可知
只是盡其可知之實非是要做些事便要誇張以期人
知這須看語意如居易以俟命也只教人依道理平平
做將去看命如何却不是說關門絕事百樣都不管安
坐以待這命孫賀

論語卷第二十六終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七

論語九

里仁篇下

子曰參乎章

問一以貫之曰且要沈潛理會此是論語中第一章若看
未透且看後面去却時時將此章來提省不要忘却久
當自明矣時舉
問一貫曰恁地沈看不濟事須從頭子細章章理會夫子
三千門人一旦惟呼魯子一人而告以此必是他人承
當未得今自家却要便去理會這處是自處於孔門二
千九百九十九人頭上如何而可夫道

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忠恕是一貫底注脚一是

忠貫是恕底事

拱壽

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有甚事來聖人只是這箇心

從周

或問一貫曰如一條索曾子都將錢十十數了成百只是

未串耳若他人則零亂錢一堆未經數便把一條索與

之亦無由得串得

銖

問一貫之說曰須是要本領是本領若是事事發出來皆

是本領若不是事事皆不是也

時舉

或問一以貫之以萬物得一以生為說曰不是如此一只

是一二三四之一一只是一箇道理

胡泳

是忠

道夫

是恕

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

人傑

忠恕一貫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

着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箇一少者懷之亦是

這箇一朋友信之亦是這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

出所以貫之者也

謨

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一箇實貫自家心下道理真是見

得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真實應副將去自

家若有一毫虛偽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

都不合道理若自家真實事物之來合小便小合大便

大合厚便厚合薄便薄合輕便輕合重便重一一都隨

他面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

賀孫

道夫竊謂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有萬物雖有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未嘗虧也至於魯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夫道忠恕而已矣不是正忠恕只是借忠恕字貼出一貫底道理人多說人已物我都是不曾理會聖人又幾曾須以已度人自然厚薄輕重無不適當忠恕遠道不遠乃是正名正位祖問忠恕而已矣曰此只是借學者之事言之若論此正底

名字使不得這忠恕字又云忠字在聖人是誠恕字在聖人是仁但說誠與仁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相連續少一箇不得意

盡已為忠推已為恕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道理今且粗解之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問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是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是問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曰如此則已理會得好了若中庸所說便正是學者忠恕道不遠人者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只是取諸已而已問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為充擴得去底氣象此是

借天地之怒以形容聖人之怒否曰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處便是忠淳

主於內為忠見於外為怒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怒是稱物

平施處明德

忠因怒見怒由忠出祖閑

說忠怒先生以手向自己是忠却翻此手向外是怒泳

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怒來祖閑

忠怒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蒙端

忠怒只是體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

若未曉且看過去却時復潛玩忠與怒不可相離一步

夫道

忠是體怒是用只是一箇物事如口是體說出話便是用

不可將口做一箇物事說話底又做一箇物事淳

忠是本根怒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

葉枝葉即是本根曾子為於此事皆明白但未知聖人

是揔處發出故夫子語之可學

在聖人本不消言忠怒廣

聖人是不犯手脚底忠怒學者是着工夫底忠怒不可謂

聖人非忠怒也祖閑

天地是無心底忠怒聖人是無為底忠怒學者是求做底

忠怒備

論怒云若聖人只是流出來不待推節

聖人之恕與學者異者只爭自然與勉強聖人却是自然擴克得去不費力學者須要勉強擴克其至則一也蒙端夫子之道忠恕此忠自心而言之為人謀而不忠此忠主事而言也自心言者言一心之統體主事言者主於事而已蒙端

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

是一理曰使孔子不提之久還自知否曰知總論

曾子已前是一物格一知至到忠恕時是無一物不格無

一知不至聖人分上着忠恕字不得曾子借此為說子方

曾子一貫是他逐事一做得到及聞夫子之言乃知只是

這一片實心所為如一庫散錢得一條索穿了子方

問曾子於孔子一貫之道言下便悟先來是未曉也曰曾

子先於孔子之教者日用之常禮文之細莫不學來惟

未知其本出於一貫耳故聞一語而悟其他人於用處

未曾用許多工夫豈可遽與語此乎大雅云觀曾子問

一篇許多變禮皆理會過直如此細密想見用工多大雅

問一以貫之只是其用不同其體則一一箇本貫許多未

先生問如何是末曰孝弟忠信居處有禮此是末曰今

人只得許多名字其實不曉如孝弟忠信只知得這殼

子其實不曉也只是

一箇空底物事須是逐件零碎理

會如一箇桶頭是先將木來做成片子却將一箇箍來

箍斂若無片子便把一箇箍去箍斂全然盛水不得曾

子零碎處盡曉得了夫子便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他便應之曰唯貫如散錢一是索子曾子盡時得許多散錢只是無這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他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又曰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不得便言一時天資高者流為佛老低者只成一團鷓突物事在這裏又曰孔門許多人夫子獨告曾子是如何惟曾子盡曉得許多道理但未知其體之一節復問已前聞先生言借學者之事以明之甚疑忠恕對一以貫之不過今日忽然看得來對得極過一以貫之忠恕忠恕即一以貫之如忠是盡已推出去為恕也

只是一箇物事推出去做許多即一以貫之節於此中又見得學者亦有以貫之夫子固是一以貫之學者能盡已而又推此以及物亦是一以貫之所以不同者非是事體不同夫子以天學者用力曰學者無一以貫之夫子之道似此處疑有闕誤學者只是這箇忠推出來乾道變化如一株樹開一樹花生一樹子裏面便自然有一箇生意又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天只是自然節

周公謹問在內為忠在外為恕忠即體恕即用曰忠恕是如此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何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曰是曾子曉得一貫之道故以忠恕名之先生曰且去

一貫上看忠恕公是以忠恕解一貫曰一貫只是一理其體在心事父即為孝事君即為敬交朋友即為信此只是一貫曰大無亦是公更去子細玩味治國平天下有許多條目夫子何故只說吾道一以貫之公謹次日復問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道見於日用之間精粗小大千條萬目未始能同然其通貫則一如一氣之周乎天地之間萬物散殊雖或不同而未始離乎氣之一曰別又看得甚意思出曰夫子之告曾子直是見他曉得所以告他曰是也所以告曾子時無他只緣他曉得千條萬目他人連箇千條萬目尚自曉不得如何識得一貫如穿錢一條索穿得方可謂之一貫如君之於仁臣

之於忠父之於慈子之於孝朋友之於信皆不離於此問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否曰是也夫子說一貫時未有忠恕及曾子說忠恕時未有體用是後人推出來忠恕是大本所以為一貫公謹復問莫是曾子守約故能如此曰不然却是曾子件件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踐履如何識得公謹復問是他用心於內所以如此曰只是朴實頭去做了夫子告人不是見他不曾識所以告他曾子只是曾經歷得多所以告他子貢是識得多所以告他忠如瓶中之水恕如瓶中瀉在盞中之水忠是洞然明白無有不盡恕是知得為君推其仁以待下為臣推其敬以事君

或問一貫如何却是忠恕曰忠者誠實不欺之名聖人將此放頓在萬物上故名之曰恕一猶言忠貫猶言恕若子思忠恕則又降此一等子思之忠恕必待施諸已而不顧而後勿施諸人此所謂違道不遠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已而不顧而後施諸人也或問曾子能守約故孔子以一貫語之曰非也曾子又何曾守約來且莫看他別事只如禮記曾子問一篇他甚底事不曾理會來却道他守約則不可只緣孟子論三子養勇將曾子比比宮黜與孟施舍則曾子為守約者爾後世不悟却道曾子之學專一守約別不理會他事如此則成甚學也曾子學力到聖人地位故孔子以一貫語之不可道為他

只能守約故與語此也

去

問忠恕一貫曰不要先將忠恕說且看一貫底意思如堯之克明俊德黎民於變時雍夫子立之斯立動之斯和這須從裏面發出來方會如此曾子工夫已到如事親從兄如忠信講習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元來只從一箇心中流出來如夜來守約之說只是曾子篤實每事必反諸身所謂孝所謂禮必窮到底若只守箇約却没貫處忠恕本未是說一貫緣聖人告以一貫之說故曾子借此二字以明之忠恕是學着事如欲子之孝於我必當先孝於親欲弟之弟於我必當先敬其兄如欲人不慢於我須先不慢於人欲人不欺

我須先不欺於人聖人一貫是無作為底忠恕是有作為底將箇有作為底明箇無作為底又曰曾子是事實上做出子貢是就識上見得看來曾子從實處做一直透上去子貢雖是知得較似滯在知識上

敬之問一貫曰一貫未好便將忠恕壓在上說因及器之夜來所問云曾子正不是守約遠處只見聖人許多實行一一做工夫得到聖人度得如此遂告以吾只是從這心上流出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

曾子答門人說忠恕只是解一以貫之看本文可見忠便貫恕便是那忠裏面流出來底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他心裏盡包這萬理所以散出於萬物萬事無不各

當其理履之問忠者天道恕者人道蓋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天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所以謂之人道曰然或曰恐不可以忠為未感曰恁地說也不妨忠是不分破底恕是分破出來底仍舊只是這一箇如一碗水分作十盞這十盞水依舊只是這一碗水又曰這事難如今學者只是想像籠罩得是如此也想像得箇萬殊之所以一本一本之所以萬殊如一源之水流為萬派一根之木生為許多枝葉然只是想像得箇意思如此其實不曾見得如曹點浴沂一段他却具箇見得這道理而今學者只是想像得這一般意思知底又不實去做及至事上做得細微緊密盛水不漏

底又不曾見得那大本聖人教人都是教人實做將實事教人如格物致知以致洒掃應對無非就實地上和出教人個

義剛說忠恕一章畢先生良久曰聖人之應事接物不是各自有箇道理曾子見得似是各有箇道理故夫子告之如此但一貫道理難言故將忠恕來推明大要是說在已在物皆如此便見得聖人之道只是一胡叔器因問聖人是就理之體發來學者是就用上做工夫否曰不要恁地說只是一般聖人是天理上做學者也是就天理上做聖人也只是這一理學者也只是這一理不成是有兩箇天理但聖人底是箇渾淪底物事發出來

便皆好學者是要逐一件去推然也是要不全得這天理如一椀水聖人是全得水之用學者是取一盞喫了又取一盞喫其實都只是水忠便是就心上做底恕便是推出來底如那盞底也只一般但是聖人不待於推而學者尚要推耳義剛因問若把作體用說恐成兩截曰說體用便只是一物不成說香匙是火箸之體火箸是香匙之用如人渾身便是體口裏說話便是用不成說話底是箇物事渾身又是一箇物事萬殊便是這一本一本便是那萬殊

義剛。淳畧。

或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

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
在何處聖人千言萬語教人學者終身從事只是理會
這箇要得事事物物頭頭件件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
所當然只此便是理一矣如顏子顏悟聞一知十固不
甚費力曾子之魯逐件逐事一一根究着落到底孔子
見他用功如此故告以吾道一以貫之若曾子元不魯
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貫箇什麼蓋曾子知
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故聖人指以語
之曾子是以言下有得發出忠恕二字大煞分明且如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許多事要理會做甚麼如曾子
問一篇問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

敦化處耳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者也學者戒謹恐懼
而謹獨所以存省乎此者也格物者窮究乎此者也致
知者真知乎此者也能如此着實用功即如此着實到
那田地而理一之理自森然其中一一皆實不虛頭說
矣錄

董卿問顏魯之學曰顏子大段聰明於聖人地位未達一
間祇爭些子耳其於聖人之言無所不曉所以聖人道
南也非助我者於吾言無所不說曾子遲鈍直是辛苦
而後得之故聞一貫之說忽然猛省謂這箇物事元來
只是恁地如人尋一箇物事不見終歲勤動一旦忽然
撞着遂至驚駭到顏子只是平鋪地便見沒恁地差異

夫道

顏子聰明事事了了子貢聰明工夫麓故有闕處曾子魯
却肯逐一用工推去推得這一件去便這一件是他底
又推一件去推來推去事事曉得被孔子一下喚醒云
吾道一以貫之他便醒得蓋他平日事理每每被他看
破事事到頭做便曉得一貫之語是實說也大學致知
格物等說便是這工夫非虛謾也大雅
子貢尋常自知識而入道人傑錄一作自敏入道故夫子警之曰汝以
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
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爾曾子尋常自踐履入事
親孝則真箇行此孝為人謀則真箇忠朋友交則真箇

信故夫子警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
領略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吾夫子之道無
出於此也我之所得者忠誠即此理安頓在事物上則
為恕無忠則無恕蓋本末體用也去偽以下兼論子貢章
夫子於子貢見其地位故發之曾子已能行故只云吾道
一以貫之子貢未能行故云賜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

所謂一貫者會萬殊於一貫如曾子是於聖人一言一行
上一一踐履都子細理會過了不是默然而得之觀曾
子問中間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當時
功夫是一一理會過來聖人知曾子許多道理都理會

得便以一貫語之教它知許多道理却只是一箇道理
曾子到此亦是它踐履處都理會過了。且豁然知此
是一箇道理遂應曰唯及至門人問之便云忠恕而已
矣忠是大本恕是達道忠者一理也恕便是條貫萬殊
皆自此出來雖萬殊却只一理所謂貫也子貢平日是
於前言往行上着功夫於見識上做得亦到夫子恐其
亦以聖人爲多學而識之故問之子貢方以爲疑夫子
遂以一貫告之子貢聞此別無語亦未見得子貢理會
得理會不得自今觀之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
是它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踐
履篤實上做到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到夫子舍二人

之外別不曾說不似今人動便說一貫也所謂一者對
萬而言今却不可去一上尋須是去萬上理會若只見
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事都不做只理會一不
知却貫箇甚底

忠恕一以貫之曾子假忠恕二字以發明一貫之理蓋曾
子平日無所不學看禮記諸書曾子那事不理會來但
未知所以一故夫子於此告之而曾子洞然曉之而無
疑賀孫問告子貢一以貫之章集注云彼以行言此以
知言是就二子所到上說如何曰看上下語脉是如此
夫子告曾子曾子只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就行
上說夫子告子貢乃云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這

是只就知上說賀孫因舉大學或問云心之爲物實主
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
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身之所具身
之所接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元有一
貫意思曰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
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只由這箇
心如今最要先理會此心又云通書一處說陰陽五行
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亦此意又云如千部文
字萬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賢逐
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
將去千部萬部雖多只是一箇印板又云且看論語如

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少般聖人只是這

一箇道理做出去明道說忠恕當時景錄得好

賀孫

曾子一貫忠恕是他於事物上各當其理日用之間這箇
事見得一道道理那箇事又見得一道道理只是未曾湊合
得聖人知其用力已到故以一貫語之問曾子於零碎
曲折處都盡得只欠箇一以貫之否曰亦未都盡得但
是大槩已得久則將自到耳問君子之道費而隱曾子
於費處已盡得夫子以隱處點之否曰然問曾子篤實
行處已盡聖人以一貫語之曾子便會曰忠恕而已矣
子貢明敏只是知得聖人以一貫語之子貢尚未領畧
曰然非與是有疑意曰子貢乃是聖人就知識學問語

之曾子就行上語之語脉各不同須是見得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意思先就多上看然後方可說一貫此段恕字却好看方沂流以溯其源學者寧事寧先了得未了得一字却不妨真只懸空說箇一字作大罩了逐事

事都未曾理會却不濟事所以程子道下學而上達方是實又云如人做塔先從下面大處做起到未梢自然合尖若從尖處做如何得

問曾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何也曰曾子發出忠恕是就行事上說孔子告子貢初頭說多學而識之便是就知上說曾子是就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就下面推上去問曾子未聞一貫之前已知得忠恕未曰

他只是見得聖人千頭萬緒都好不知都是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得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這根上生氣流注去貫也林間枝葉便是恕否曰枝葉不是恕生氣流注貫枝葉底是恕信是枝葉受生氣底恕是夾界半路來往底信是定底就那地頭說發出忠底心便是信底言無忠便無信

了淳。謨錄云曾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曾子言夫子忠恕只是就事上看夫子問子貢多學而識之便是一樹枝葉花實皆可愛而其則忠信根本皆好譬之貫注枝葉若論信則又如花之必成實無忠恕

或問夫子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貫之與告子貢子一以貫

之之說曰曾子是以行言子貢是以知言蓋曾子平日
於事上都積累做得來已周密皆精察力行過了只是
未透夫子才點他便透如孟子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
是到這裏恰好着得一陣雨便發生滋榮無所凝滯子
貢却是資質敏悟能曉得聖人多愛與他說話所以亦
告之又問尹氏云此可見二子所學之淺深曰曾子如
他與門人之言便有箇結纜殺頭亦見他符驗處子貢
多是說過曉得了便休更沒收殺如子如不言處也沒收
聖人多與他說話但都沒收殺如子如不言處也沒收
殺或曰他言性與天道處却是他有得處否曰然毒
今有一種學者愛說某自某月某日有一箇悟處後便覺

不同及問他如何地悟又却不說便是曾子傳夫子一
貫之道也湏可說也湏有箇來歷因做甚麼工夫聞甚
麼說話方能如此今若云都不可說只是截自某月甚
日為始已前都不是已後都是則無此理已前也有是
時已後也有不是時蓋人心存亡之決只在一息之間
此心常存則皆是此心才亡便不是聖賢教人亦只據
眼前便着實做將去孟子猶自說箇存心養性若孔子
則亦不說此樣話但云學而時習之入則孝出則弟謹
而信泛愛衆而親仁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
謹於言就有道而正焉顏淵問仁則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問仁則
曰仁者其言也訥據此一語是司馬牛已分之欠闕底
若使他從此着實做將去做得徹時亦自到他顏冉地
位但學者初做時固不能無間斷做來做到徹處
自然純熟自然光明如人喫飯相似今日也恁地喫明
日也恁地喫一刻便有一刻工夫一時便有一時工夫
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豈有截自某日為始前段都不是
後段都是底道理又如曾子未聞一貫之說時亦豈全
無是處他也須知得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
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如何是敬如何是孝如
何是慈如何是信件件都實理會得了然後件件實做

將去零零碎碎煞着了工夫也細摸得箇影了只是爭
些小在及聞一貫之說他便於言下將那實心來承當
得體認得平日許多工夫許多樣事千頭萬緒皆是此
箇實心做將出來恰如人有一屋錢散放在地上當下
將一條索子都穿貫了而今人元無一文錢却也要學
他去穿這下穿一穿又穿不着那下穿一穿又穿不着
似恁為學成得箇甚麼邊事如今誰不解說一以貫之
但不及曾子者蓋曾子是箇實底一以貫之如今人說
者只是箇虛底一以貫之耳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
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

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孟子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廣江西學者偏要說甚自得說甚一貫看他意思只是揀一箇儻侗底說話將來籠罩其實理會這箇道理不得且如曾子曰用間做了多少工夫孔子亦是見他於事事物物上理會得這許多道理了却恐未知一底道理在遂來這裏提醒他然曾子却是已有這本領便能承當今江西學者實不曾有得這本領不知是貫箇甚麼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湏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却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

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却不知道都無可得穿且其為說喫緊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悟處譬如前面有一箇關纔跳得過這一箇關便是了此煞壞學者某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說破來又恐後人錯以某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奈何苦口說破某道他斷然是異端斷然是曲學斷然非聖人之道但學者稍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難見吾道一以貫之譬如聚得散錢已多將一條索來一串穿了所謂一貫湏是聚箇散錢多然後這索亦易得若積得許多錢空有一條索把甚麼來穿吾儒且要去積錢若江西學者都無一錢只有一條索不知把甚麼來

穿又曰一只是一箇道理貫了或問忠恕曾子以前曾
理會得否曰曾子於忠恕自是理會得了便將理會得
底來解聖人之意其實借來直卿問一以貫之是有至
一以貫之曰一只是一箇道理不用說至一

問集注云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此恐
是聖人之心昭明融液無絲毫間斷隨事逐物泛應曲
酬只是自然流出來曾子謂之忠恕雖是借此以曉學
者然既能忠則心無欺曲無又路即此推將去便是一
已而至於自然然而則即聖人之所謂一矣曰如此則
全在忠字上這段正好在恕字上看聖人之意正謂曾
子每事已自做得是但事君只知是事君底道理事父

只知是事父底道理事長只知是事長底道理未知其
相貫通故孔子說我每日之間大事小事皆只是一箇
道理而今却不識言意都倒說了且理會事人都要是
若事都是不理會得那一不妨若事未是先去理會那
一不濟事如做塔且從那低處濶處做起少間自到合
尖處若只要從頭上做起却無看工夫處下學而上達
下學方是實先生又云聖人與曾子說一貫處是說行
與子貢說一貫處只說學問看多學而識之一句可見
又問自此之外更無餘法亦無待於推矣惟只是推己
之推否更無餘法是一理之外更無其他否曰聖人之
忠恕自別不可將做尋常忠恕字看問才說恕字必須

是推若不須推便是仁了曰聖人本不可說是忠恕曾子假借來說要之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箇無為底忠恕學者是一箇着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方正定是忠恕且如不欺誑不妄誕是忠天地何嘗說我不可欺誑不可妄誕來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天地何嘗說我要得性命之正然後使那萬物各正性命來聖人雖有心也自是不欺誑不妄誕我所不欲底事也自是不去做故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即是此意問程子言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不是中庸所謂天道人道否曰不是大本便是天道達道便是人道這箇不可去泥定解他如子思說鳶飛戾天

魚躍于淵相似只輕輕地傍邊傍說將去要之至誠無息一句已自剝了今看那一段不須字字去解亦不須言外求意自然裏面有許多道理今如此說倒鈍滯了所以聖人不胡亂說只說與曾子子貢二人曉得底其他如吾欲無言之類畧拈起些小來說都只是輕輕地說過說了便休若只管說來說去便自拖泥帶水

集注

胡亞下

問曾子未知其體之一曰曾子偶未見得但見一箇事是一箇理不曾融會貫通然曾子於九分九釐九毫上都見得了即爭這些子故夫子告之而今人却是因夫子之說又因後人說得分曉只是望見一貫影像便說體

說用却不去下工夫而今只得逐件理會所以要格物致知孫爰

先生問坐間學者云吾道一以貫之如何是曾子但未知體之一處或云正如萬象森然者是曾子隨事精察力行處至於一元之氣所以為造化之妙者是曾子未知體之一處曰何故曾子既能隨事精察却不曉所以一處吞云曾子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政如水相似田中也是此水池中也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不成說海水是精他處水是粗豈有此理緣他見聖人用處皆能隨事精察力行不過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

理流行之妙且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也是此理交朋友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小大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聖人恐曾子以為許多般樣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真積力久工夫至到遂能契之深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詞所以集注說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恕更無餘法學者則須推之聖人則不消如此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這一箇道理從頭貫將去如一流之水流出為千條萬派不可謂下流者不是此一源之水人只是一箇心如事父孝也是這一心事君忠事長弟也只是這一心老者安少者懷朋友信皆是此

一心精粗本末以一貫之更無餘法但聖人則皆自然
 流行出來學者則須是施諸已而不顧而後勿施於人
 使用推將去聖人則動以天賢人則動以人耳又問盡
 已之忠聖人同此忠否曰固是學者與聖人所爭只是
 這些箇自然與勉強耳聖人所行皆是自然堅牢學者
 亦有時做得如聖人處但不堅牢又會失却程子說孟
 子為孔子事業儘得只是難得似聖人如剪綵為花固
 相似只是無造化功龜山云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
 權州譬得好又問先生解忠恕謂借學者盡已推已之
 目如程子說忠恕一以貫之則又自有聖人之忠恕曰
 這裏便自要理會得若曉得某說則曉程子之說矣又

云忠是一恕是所以貫之中庸說忠恕遠道不遠是下
 學上達之義即學者所推之忠恕聖人則不待推然學
 者但能盡已以推之於人推之既熟久之自能見聖人
 不待推之意而忠恕二字有不足言也明。非祖錄云
旨先生曰何故曾子能每事精察而力行却未知其體
之一趙兄曰曾子但見麓處未見精處先生曰若說精
之二字便壞了一貫之理譬之水在大江中固是此水
流為地沼亦只是此水流為溝壑亦只是此水若曰也
沼溝壑別是水之麓而大江中乃是水之精者其可哉
夫子之道施之曲當如此遂疑有許多般樣而未知為
曾子見其事曲當如此遂疑有許多般樣而未知為
下只是其大道自子之所未達者尚有千般百緒只是
道一箇大道自子之所未達者尚有千般百緒只是
這者一箇大道自子之所未達者尚有千般百緒只是
這兩端外此更無餘事但聖人不待推學而推之意而忠
夫但為之既熟則久之自能見聖人不待推學而推之意而忠
恕二字即
不足言也

問曾子未知其體之一用自體出體用不相離於其用處
 既已精察何故未知其體之一曰是他偶然未知曾子
 於九分九釐上皆透徹了獨此一釐未透今人只指箇
 見成底體用字來說却元不會下得工夫又問曾子借
 學者盡已推已之目而明之欲人之易曉曰這箇道理
 譬如一枝天然底花為人不識故作一枝假底花出來
 形容欲人識得箇模樣又曰此章一項說天命一項說
 聖人一項說學者只是一箇道理又曰聖人是自然底
 忠恕學者是底忠恕儒相○祖道錄云或問曾子
 功得九分九釐底忠恕一唯處如何曰曾子平日用
 警者之便了也又問未唯之前如何曰未唯之前
 見一事上推已及物如何曰在聖人都謂之仁在
 天問以已

學者是只是忠恕而已也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則是聖人一箇是仁能近取譬便是學者之怨一箇是
 底道理一箇是與人為底道理一箇是與己為底道理
 把人為底說與己為底說要他教他自底道理做得到
 所以成底花自有優劣要之問者曉得盡處便是一箇
 此一生成底花自有優劣要之問者曉得盡處便是一箇
 如何一項說聖人底者其至只是學底一箇道理也欲
 學一項是聖人底者其至只是學底一箇道理也欲
 此等字難為一體認始得或曰然則忠恕未為一項說
 透徹看他落在一箇界分將去子細看此字如何看
 與終不齊事且如看地盤一輕重較得甲庚丙壬戊子
 字推將去不齊事且如看地盤一輕重較得甲庚丙壬戊子
 字排在前而前不齊事且如看地盤一輕重較得甲庚丙壬戊子
 得也一箇是為人為底忠恕曰解此處大段用力一箇是
 然底一箇是為人為底忠恕曰解此處大段用力一箇是
 生花難說故把一假花形容引他意思出來然此段為是
 命一項說聖人一項說學者要之只是一箇道理說天
 問一貫注言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
 耳未知其體之一亦是前所說乎曰參也以魯得之他

逐件去理會魯子問喪禮到人情委曲處無不講究其
初見壹事只是一事百件事是百件事得夫子一點醒
百件事只是一件事許多般樣只一心流出魯子至此
方信得是一箇道理問自後學言之便道已知此是一
理今魯子用許多積累工夫方始見得是一貫後學如
何便曉得一貫曰後人只是想像說正如矮人看戲一
般見前面人笑他也笑他雖眼不曾見想必是好笑便
隨他笑又曰魯點所見不同方當侍坐之時見三子言
志想見有些下視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櫻
看其意有鳳凰翔于千仞底氣象莊子中說孟子及于
琴張喪側或琴或歌點亦只是此輩流渠若不得聖人

為之依歸須一何流入莊老去寓

叔器問聖人之忠恕與學者之忠恕曰這不是說一貫便
是忠恕忠恕自是那一貫底注脚只是魯子怕人曉那
一貫不得後將這言語來形容不是說聖人是忠恕今
若曉得一貫便曉得忠恕曉得忠恕便曉得一貫今且
說那渾全道理便是忠那隨事逐物串斂來底便是恕
今若要做那忠恕去湊成聖人忠恕做那忠恕去湊成
一貫皆不是某分明說此只是魯子借此以推明之義
而今不是一本處難認是萬殊處難認如何就萬殊上見
得皆有恰好處又云到這裏只見得一本萬殊不見其
他卓

中心為忠 如心為恕 此語見周禮疏 銖

問如心為恕曰如此也此自家心推將去仁之與恕只爭

些子自然底是仁此而推之便是恕夫道

裴卿問恕字古人所說有不同處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與大學之絜矩程子所謂推已都相似如程子所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及大學中說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却兼通不得如何曰也只是是一般但對副處別子細看便可見今人只是不曾子細看某當初似此類都逐項寫出一字對一字看少間紙上底通心中底亦脫然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底便如乾道變化底所以為恕直卿問程子言如心為恕如心之義如何曰

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

便似天地閉賢人隱寓

問以己推己之辯曰以己是自然推己是着力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以及己及人也近取諸身譬之他人自家欲立知得人亦欲立方去扶持他使立自家欲達知得人亦欲達方去扶持他使達是推己及人也淳

胡問以己及物以字之義曰以己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淳之事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如未饑未見得天下之人饑未寒未見得天下之人寒因我之饑寒便見得天下之饑寒自然恁地去及他便是以己及

物如賢人以下知得我既是要如此想人亦要如此而今不可不教他如此三及五折便是推已及物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義

以已及物是自然及物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推已及物則是要逐一去推出如我欲恁地便去推與人也合恁地方始有以及之如喫飯相似以已及物底便是我要喫自是教別人也喫不待思量推已及物底便是我喫飯思量道別人也合當喫方始與人喫義怒之得名只是推已故程先生只云推已之謂恕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此就聖人說却只是自然不待勉強而推之其字釋却一般

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已之心做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這事便是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匱無告自非太無道之君孰肯廢匱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匱之須是聖人方且會無一處不到文問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上句是聖人之恕下句是賢者之恕否曰上箇是聖人之恕下箇賢者之仁聖人之恕便是衆人之仁衆人之仁便是聖人之恕

楊問以已推已之辯先生反問如何曰以已自然是底意思推已思推已思底意思曰然以已自然是底意思流出如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推已便有折轉意如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寓因問推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推廣不去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亦只推已以及物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

以已及物仁也一以貫之是也推已及物恕也遠道不遠

是也蓋是明道之說第一句只是懸空說一句遠道不

遠只粘着推已及物說孫變

問程子謂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遠道不遠是也

以已及物仁也與遠道不遠不相關莫只是以此分別

仁恕否曰自是不相關只是以此形容仁恕之定名子蒙

問明道言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何也曰忠是自然恕隨事

應接略假人為所以有天人莊祖之辯

忠者天道恕者人道此天是與人對之天若動以天也之

天即是理之自然又曰聖賢之言夫子言一貫曾子言

忠恕子思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張子言理一分殊只

是一箇

卓

卷二十七

問天道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曰然此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祖
一貫忠恕先生曰此是曾子平日用工於逐事逐物上都理會過了但未知一貫爾故夫子喚醒他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先生顧曰恕者所以行乎忠也一句好看又曰便與中庸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相似炎
忠者盡已之心無少偽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已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

道之用

蒙

忠恕一段明道解得極分明其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遠道不遠是也分明自作一截說下面忠恕一貫之以下却是言聖人之忠恕故結云所以與遠道不遠異者動以天尔若曰中庸之言則動以人尔蒙
忠恕遠道不遠此乃略下教人之意下學而上達也盡已之謂忠推己及物之謂恕忠恕二字之義只當如此說曾子說夫子之道而以忠恕為言乃是借此二字綻出一貫一貫乃聖人公共道理盡已推己不足以言之緣一貫之道誰說與學者故以忠恕曉之孫
忠恕遠道不遠與夫子之道忠恕只消看他上下文便自

可見如中庸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之事論語之言分明先有箇夫子之道字豈非聖人之事端

忠恕違道不遠正是說忠恕一以貫之之忠恕却是并一等說高

一是忠貫是恕譬如一泓水聖人自然流出灌溉百物其他人須是推出來灌溉此一貫所以為天至子思忠恕只是人所以說違道不遠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只是他人便須是如此泳

問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又云違道不遠曰仁是到忠恕正是學者着力下工夫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子思之說正為下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恁地曾子只是借這箇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賀孫

曾子忠恕與子思忠恕不同曾子忠恕是天子思忠恕尚是人在泳

問忠恕而已矣與違道不遠已所不欲等處不同而程先生解釋各有異意如何曰先理會忠恕而已一句如明道說動以天之類只是言聖人不待勉強有箇自然底意思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

人看箇勿字便是禁止之辭故明道曰以已及物仁也
推已及物恕也正是如此分別或曰商軒解此云聖人
全乎此天之道也曾子稱夫子忠恕是矣賢者求盡夫
此入之道也子思稱忠恕是矣曰此亦說得好諸友却
如何看謨曰集注等書所謂盡已為忠道之體也推已
為恕道之用也忠為恕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
為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固甚明矣曰夫子
只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說此一自正是下箇注脚如
何却橫將忠恕入來解說一貫字程子解此又如何曰
以已及物為仁推已及物為恕又却繼之曰此與違道
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如此却是刺了以已及物一句

何謨曰莫是合忠恕而言便是仁否先生稱善謨曰只
於集注解第二節處得之如曰聖人至誠無息而萬物
各得其所便是合忠恕是仁底意思曰合忠恕正是仁
若使曾子便將仁解一貫字却失了體用不得謂之一
貫爾要如此講貫方盡

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之意曰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
恕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此是學者事然忠恕功
用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
增子借學人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與仁字聖人渾
然天理則不待推自然從此中流出也盡字與推字聖
人盡不用得若學者則須推故明道云以已及物仁也

推已及物恕也遠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伊川說中庸則只說是下學上達又說是子思掠下教人明道說論語則曰上以貫之大本遠道也與遠道不遠異者動以天耳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此規模又別大雅云程先生說忠恕形容一貫之理在他人言則未必盡在曾子言之必是盡曰此說得最好然一字多在忠上多在恕上大雅云多在忠上曰然程子說得甚分明復將元說成段看後來多被學者將元說折開分布在他處故意散亂不全難看大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曰恕字正在兩隔界頭只看程子說盡已之謂忠推已之

謂恕便分明恕是推已及物使各得其所處盡物之謂

信人

劉問忠恕曰忠即是實理忠則一理恕則萬殊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為牛馬得之而為馬草木得之而為草木

卓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此是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此是不待推而恕也廣忠貫恕貫萬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是不忠之忠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是不恕之恕天地何嘗道此是忠此是恕人以是名其忠與恕故聖人無忠恕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乃學者之事

士毅

曾子所言只是一箇道理但假借此以示門人如程子所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天地無心之忠恕夫子之道一貫乃聖人無為之忠恕盡已推已乃學者着力之忠恕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且如天地何嘗以不欺不妄為忠其化生萬物何嘗以此為恕聖人亦何嘗以在己之無欺無妄為忠若汎應曲當亦何嘗以此為恕但是自然如此故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此語極是親切若曉得曾子意思雖則是忠恕二字而發明一貫之旨昭然但此話難說須自意會若只管說來說去便拖泥帶水又云夜來說忠恕論著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遠

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備

正淳問伊川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忠也乾道變化猶是說上體事至各正性命方是忠否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相夾界半路上說程子謂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又謂盡物之謂信如乾道變化便是盡已處各正性命是推以及物處至於推到物上使物各得其所處方是盡物便是信問侯師聖云草木蕃與各正性命如何曰尋常數家便說草木蕃是草木暢茂天造草昧之意故指來說忠恕字不甚着各正性命說推已及物然當

時只是指此兩句來說雷

徐仁父問充擴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只管充擴將去則萬物只管各得其分只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上面擴充將去若充之於一家則一家得其所充之於一國則一國得其所無施而不得其所便是天地變化草木蕃若充擴不去則這裏出門便行不得便窒塞了如何更施諸人此便是天地閉賢人隱底道理單○賀孫錄同以下集義

吳仁父問充擴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是氣象如此是實如此曰似恁地怒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今如此人便為州為縣亦只理會自己百姓盡不管他直是推不去又問怒字恁地濶白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怒乎又曰也須是忠無忠把甚麼推出來節

天地變化是忠忠則一草木蕃是怒怒則萬狀天地閉賢人隱是理當如此非如人之不怒是有各意怒如春不怒如冬節

草木蕃如說草木暢茂傑
一譬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通貫是怒也又曰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言仁義亦得蓋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某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辯異言畢復抗

聲而誦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
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夫道

忠恕是工夫公平則是忠恕之效所以謂其致則公平致
極至也夫道

問吾道一以貫伊川云多在忠上看得來都在忠上貫之
却是恕曰雖是恕却是忠流出貫之學可

問盡物之謂恕與推已之謂恕如何推已只是忠中流出
曰方流出未可謂之盡曰盡物之謂信是物實得此理
故曰盡物曰然學可

問侯氏云盡物之謂恕程子不以為然何也曰恕字上着
盡字不得恕之得名只是推已盡物却是於物無所不

盡意思自別

蒙端

衆朋友再說忠恕章畢先生曰將孔子說做一樣看將曾
子說做一樣看將程子說又做一樣看又曰聖人之恕
無轍迹學者則做這一件是當了又把這樣子去做那
一件又把這樣子去做十件百件千件都把這樣子去
做便是推到下稍都是這箇樣子便只是一箇物或問
先生與范直閣論忠恕還與集注同否曰此是三十歲
以前書大槩也是然說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
亞夫問忠恕而已矣曰此曾子借學者忠恕以明一貫之
妙蓋一貫自是誰說得分明惟曾子將忠恕形容得極
好學者忠恕便待推方得才推便有比較之意聖人更

不待推但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便是聖人地位如一泓水在此自然分流四出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猶所謂借粗以形容細趙奎道云如所謂堯舜之道孝弟否曰亦是但孝弟是平說曾子說忠恕如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一般自有交關妙處當時門弟想亦未曉得惟孔子與曾子曉得自後千餘年更無人曉得惟二程說得如此分明其門人更不曉得惟侯氏謝氏曉得某向來只惟見二程之說却與胡籍溪范直閣說二人皆不為然及後來見侯氏說得元來如此分明但諸人曾子細看爾直卿云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忠是天之人忠恕只是學者事不足以言聖人只是借

言爾猶云疊、文王文王自是純亦不已疊、不足以言之然疊、便有純亦不已意思又云忠猶木根恕猶枝葉條幹南

忠恕一貫聖人與天為一渾然只有道理自然應去不待盡已方為忠不待推已方為恕不待安排不待忖度不待觀當如水源滔滔流出分而為支派任其自然不待布置入那溝入這瀆故云曾子怕人曉不得一貫故借忠恕而言某初年看不破後得侯氏所收程先生語方曉得又云自孔子告曾子曾子說下在此千五百年無人曉得待得二程先生出方得明白前前後後許多人說今看來都一似說夢子善云初曉忠者天道恕者人

道不得後略曉得因以二句解之云天道是自然之理
 具人道是自然之理行直卿云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
 之天恕者天之人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
 之人曰要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孫賀
 方收問忠恕一理却似說箇中和一般曰和是已中節了
 恕是方施出處且如忠恕如何是一貫曰無間斷便是
 一貫曰無物如何見得無間斷蓋忠則一統推出去便
 貫了此忠恕所以為一以貫之蓋是孔子分上事如老
 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此孔子之忠恕餘人不得
 與焉忠恕一也然亦有分數若中庸所謂忠恕只是施
 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此則是賢人君子之所當力

者程子規之亦精矣然程門如尹氏輩亦多理會不
 到此若非劉質夫謝上蔡侯師聖之徒記得如此分曉
 則切要處都黑了雅大

忠便是一恕便是貫自一身言之心便是忠應於事者便
 是恕龜山之說不然某舊時與諸公商量此段都說道
 龜山便是明道說某深以為不然更無路得分疏後來
 把程先生說自看來看去乃大分明以此知聽說話難
 須是心同意契纔說便領畧得龜山說得恁地差來不
 是他後來說得差是他當初與程先生對面說時領畧
 不得這意思如今諸公聽某說話若不領畧得茫然聽
 之只是徒然程先生那一段是劉質夫記想他須是領

畧得真此段可笑舊時語錄元自分而為兩自以已及
物至遠道不遠是也為一段自吾道一以貫之為一段
若只據上文是看他意不出然而後云此與遠道不遠
異者動以天爾自說得分明正以遠道不遠是也相應
更一段說某事亦散而為三孫賀

明道解忠恕章初本分為兩段後在籍溪家見却只是一
段遂合之其義極完備此語是劉質夫所記無一字錯
可見質夫之學其他諸先生如楊尹拘於中庸之說也
自看明道說不曾破謝氏一作侯却近之然亦有見未盡

處端蒙

二程之門解此章者惟上蔡深得二先生之旨其次則侯

師聖其餘雖游揚尹皆說不透忠恕是足以貫道忠恕
一恕故貫也治

問忠雖已發而未及接物侯氏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乃
云春生冬藏歲歲如此不設萬物是忠如何曰天不春
生冬藏時各有箇心公且道天未春生冬藏時有箇心
在那裏這箇是天之生物之心無停無息春生冬藏其
理未嘗間斷到那萬物各得其所時便是物物如此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是那一草一木各得其理
變化是箇渾全底義

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曰今但以人觀天以天
觀人便可見在天便是命在人便是忠要之便是至誠

禾息因論集義諸家忠恕之說曰若諸家所言却是增
字自不識其所謂一貫夫子之道却是二以分之不是
二以貫之夫道

吾道一以貫之今人都祖張無垢說合人已為一貫這自
是聖人說這道理如此如何要合人已說得如所謂汝
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這箇又
如何要將人已說得多是看聖賢文字不曾子細終於
半中央接得些小意思便道只是恁地又說及陳敷向
也自說一樣道理某嘗說這樣說話得他自立箇說說
道我自所見如此也不妨只是被他說出一樣却將聖
賢言語硬折入他窩窟裏面據他說底聖賢意思全不

如此原

因有援引此類說忠恕者曰今日浙中之學正坐此弊多
強將名義此類牽合而說要之學者須是將許多名義
如忠恕仁義孝弟之類各分析區處如經緯相似使一
一有箇着落將來這箇道理熟自有合處譬如大樂舉
南康而言皆是南康人也却須去其間識得某人為誰
某人在甚處然後謂之識南康人也去
問或云忠恕只是無私已不責人曰此說可恠自有六經
以來不曾說不責人中庸也只是說施諸已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而已何嘗說不責人不成只取我好
別人不好更不管他於理合管如子弟不才係吾所管

者合責則瀆責之實可只說我是恕便了論語只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謂之薄者如言不以己之所能必人之如已隨材責任耳何至舉而弃之大雅

君子喻於義章

問喻於義章曰小人之心只曉會得那利害君子之心只曉會得那義理見義理底不見得利害見利害底不見得義理卓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只知得箇當做與不當做當做處便是合當如此小人則只計較利害如此則利如此則害君子則更不顧利害只看天理當如何宜字與利字不同子細看淵

文振問此章曰義利只是箇頭尾君子之於事見得是合如此處處得其宜則自無不利矣但只是理會箇義却不曾理會下面一截利小人却見得下面一截利却不理會事之所宜往往兩件事都有利但那一件事之利稍重得分毫便去做那一件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亦深好之也時舉○南并錄見存
問君子喻於義義者天理之所宜凡事只看道理之所宜為不顧己私利者人情之所欲得凡事只任私意但取其於己則為之不復顧道理如何曰義利也未消說付此重義利猶頭尾然義者宜也君子見得這事合

此却那事合當如彼但裁處其宜而為之則何不
利之有君子只理會義下一截利處更不理會小人只
理會下一截利更不理會上一截義蓋是君子之心虛
明洞徹見得義分明小人只管計較利雖絲毫底利也
自理會得南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只是一事上君子於此一事只
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且如有白金遺道中君子
見之曰此他人物不可妄取小人過之則便以為利而
取之矣賀

喻義喻利不是氣稟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
陷溺此心故所知者只是利若說氣稟定了則君子小

人皆由生定學力不可變化且如有金在地君子便思
量不當得小人便認取去又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
則以喜一則以懼正如喻義喻利皆是一事上有兩段
只此一物君子就上面自喻得義小人只是喻得利了
父母之年孝子之心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君子小人只
共此一物上面有取不取作明

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
是利如伯夷見餼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
振蓋小人於利他見這一物便思量做一物事用他計
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緣是他氣稟中自元有
許多鑿槽惡濁底物所以總見那物事便出來應他這

一箇穿孔便對那箇穿孔君子之於義亦是如此或曰
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若作惟其篤好是以深喻
也得曰陸子靜說便是如此個

居父問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曰這只就眼前看且如
今做官須是個為之只是道做官合着

如此自小人為之個道如此儘可以得人說好可以
求知於人昨有李某當壽皇登極之初上一書極說道

學恁地不好那時某人在要路故以此說投之即得超
升上州教官前日某方赴召到行在忽又上一書極稱

道學之美他便道某有甚勢要便以此相投極好笑賀孫
問集注謂義者天理之所宜仁說又謂義者宜之理意有

異否曰只宜處便是義宜之理之宜都一般但做文
恁地變只如冷底水熱底水冷底水熱底水一般淳

見賢思齊焉章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
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

事父母幾諫章

問幾諫曰幾微也只是漸細密諫不恁峻暴硬要闌截
內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便是解此意淳

問幾微也微還是見微而諫還是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曰
幾微只得做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且如今人做事亦自

驚地做出來那裏去討幾微處若要做見幾而諫除非

就本文添一兩字始得賀孫

又敬不違不違是主那諫上說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不違去了那幾諫之意也備

問集注舉內則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將來說勞而不怨禮記說勞字似作勞力說如何曰諫了又諫被撻至於流血可謂勞矣所謂父母喜之愛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只是一般勞寓

問幾微也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已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

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推得也好又云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切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之念之只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南
問自幾諫章至喜懼章見得事親之孝四端具焉但覺得仁愛之意分外重所以孝弟為仁之本立愛自親始曰是如此惟是初發先是愛故較切所以告子見得不全

便只把仁做中出便一向把義做外來看了賀孫

問謝氏說幾諫章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恐未安曰聖人

答人問孝多就人資質言之在子夏則少於愛在子游

則少於敬不當遂斷難易也如謝氏所引兩句乃是莊

子之說此與阮籍居喪飲酒食肉及至慟哭嘔血意思

一般蔑弃礼法專事情愛故也人傑集義

父母在章

問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曰為人子須是以父母之心

為心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

步不忘若是遠遊不惟父母思念之切人子去親庭既

遠温清定省之禮自此間闕所以不遠遊如或有事勢

須當遊亦必有定所欲親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

必至而無失

父母之年章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只這壽上

又懼其來日之無多注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

些如此却是兩事矣備

古者言之不出章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此章緊要在耻字上若是

無耻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備

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耻也若耻

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這箇只在耻上

個

集注引范氏說最好只緣輕易說了便把那行不當事非
踐履到底烏能言及此作明

以約失之章

以約失之者鮮約字是實字若約之于中約之于禮則約

字輕作明

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
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皆

分明升南

以約失之者鮮矣凡事要約約底自是少失矣或曰恐失

之吝嗇如何曰這約字又不如如此只凡事自收斂若是
吝嗇又當放開這箇要人自稱量看便得如老子之學
全是約極而至於楊氏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其弊必
至此然清虛寡慾這又是他好處文景之治漢曹參之
治齊便是用此本朝之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
做兵也不敢用財也不敢用然終是少失如熙豐不如
此便多事個

君子欲納於言章

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
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曰然升南

德不孤章

問德不孤必有隣隣是朋類否曰然非惟君子之德有類
小人之德亦自有類個

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隣以事言個

論語中德不孤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吉人為善便自有

吉人相伴凶德者亦有凶人同之是德不孤必有鄰也

易中德不孤謂不與一箇德蓋內直而外方內外皆是

德故不孤是訓交辭中大字若有敬而無義有義而無

敬即孤矣帶

問德不孤必有鄰曰此處恐不消得引易中來說語所說

德不孤必有鄰只云有如此之德必有如此之類應如

小人不為善必有不善之人應之易中言敬以直內須

用義以方外義以方外須用敬以直內孤猶偏也敬義

既立則德不偏孤言德盛若引易中來說恐將論語所

說攪得沒理會了升南

問語云德不孤必有隣是與人同傳本作是說易云敬義

立而德不孤却是說德不孤各德本相從明道却指此作

與物同如何曰亦未安學可

德不孤是善者以類應謝揚引繫辭簡易之文說得未是

只用伊川說言德不孤必有鄰是事之驗謹

事君數章

問集注引胡氏一段似專主諫而言恐交際之間如諂媚
之類亦是數不止是諫曰若說交際處煩數自是求媚

於人則索性是不好底事了是不消說以諫而數者却
是意善而事未善耳故聖人特言之以警學者雄

類卷第二十七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二十八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楨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論語十

公冶長上

子謂公冶長章

問子謂公冶長章曰子謂可妻必有以取之矣雖在縲紲之中特因而舉之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紲為可妻也升南南容為人觀其三復白圭便是能謹其言行者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弃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升南問子謂南容章集注云以其謹於言行如其三復白圭固見其謹於言矣謹於行處雖未見然言行實相表裏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煮

問公冶長可妻伊川以避嫌之事賢者不為况聖人乎自今人觀之閨門中安知無合着避嫌處曰聖人正大道理合做處便做何用避嫌問古人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寓恐閨門中主恩怕亦有避嫌處曰固是主恩亦須是當理方可某看公浙人多要避嫌程子所謂年之長幼時之先後正是解或人之說未必當時如此太極二人都是好人可托或先是見公冶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又把兄之女妻之看來文勢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在後嫁亦未可知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實是如此寓叔蒙問程子避嫌之說曰合當委曲便是道理當如此且如避嫌亦不能無如做通判與太守是親戚也合當避嫌第五倫之事非不見得如此自是常有這心在克不

去今人這樣甚多只是徇情恁地去少間將這箇做正道理了大是害事所以古人於誠意正心上更著工夫正怕到這處寓

或問曾無君子斯馬取斯曰便雖有聖人在也須博取於人方能成德

問魯無君子斯馬取斯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賀孫

問子謂子賤章曰看來聖人以子賤為君子哉若人此君子亦是大槩說如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一般大抵論語中說得最高者有大槩說如言賢者之類若言

子賤為君子而子貢未至於不器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又子賤因魯多君子而後有所成就不應魯人強似子貢者如此之多南

子貢問賜也何如章

叔蒙問子貢通博明達若非止於一能者如何却以器目之莫是亦有窮否曰畢竟未全備賀孫

子貢是器之貴者可以為貴用雖與賤者之器不同然畢竟只是器不器也明

問子貢得為器之貴者聖人許之然未離乎器而未至於不器處不知子貢是合下無規模抑是後來欠工夫曰也是欠工夫也是合下稟得偏了一般人資稟疏通明

卷三十一
三
達平日所做底工夫都隨他這疏通底意思去一般人稟得恁地馴善自是隨這馴善去恰似人喫藥五臟和平底人喫這藥自流注四肢八脉去若是五臟中一處受病受得深喫這藥都做那一邊去這一邊自勝了難得効學者做工夫正要得專去偏處理會寓

或曰雍也章

仁而不佞時人以佞為賢屢憎於人是他說得大驚小恠

被他驚嚇者豈不惡之作明

佞只是捷給辯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諂字解

之祖

佞是無實之辯夫道

林一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佞不是諂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未問是與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是佞寓
問為人君止於仁若是未仁則不能視民猶已而不足為君然夫子既許仲弓南面而又曰未知其仁如何曰言仁有籠細有只是指那慈愛而言底有就性上說底這箇便較細膩若有一毫不盡不害為未仁只是這箇仁但是那箇是淺底這箇是深底那箇是踈底這箇是密

底儀

子使漆雕開仕章

陳仲卿問子使漆雕開仕章曰此章當於斯字上看斯是指箇甚麼未之能信者便是於這箇道理見得未甚透徹故信未及看他意思便把箇仕都輕看了舉時吾斯之未能信他是不肯更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夫道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如何曰斯之一字甚大漆雕開能自言吾斯之未能信則其他已高矣斯有所指而云非只指誠意正心之事事只以忠事父以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不如此不可得矣若自信不及

如何勉強做得欲要自信得及又須是自有所得無遺

方是信

祖道去偽同

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斯者此理也漆雕

開能指此理而言便是心目之間已有所見未能信者

未能真知其實然而自保其不叛以此見漆雕開已見

大意方欲進進而不已蓋見得大意了又要真到至實

無妄之地它日成就其可量乎此夫子所以悅其篤志

也祖道按此無若語姑從蜀本存之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曰知得深便信得篤理合如此者必

要如此知道不如此便不得如此只此是信且如人孝

亦只是大綱說孝謂有些小不孝處亦未妨又如忠亦

只是大綱說忠謂便有些小不忠處亦未妨即此便是
未信此是漆雕開心上事信與未信聖人何緣知得只
見他其才可仕故使之仕他揆之於心有一毫未得不
害其為未信仍更有志於學聖人所以說之又問謝氏
謂其器不安於小成何也曰據他之才已自可仕只
是他不伏如此又欲求進譬如一株樹用為椽榦已自
可矣他不伏做椽榦又要做柱便是不安於小成也文蔚
立之問吾斯之未能信曰漆雕開已見得這道理是如此
但信未及所謂信者真見得這道理是我底不是問人
假借將來譬如五穀可以飽人人皆知之須是五穀灼
然曾喫得飽方是信得及今學者尚未曾見得却信箇

甚麼若見人說道這箇善這箇惡若不曾自見得都不

濟事亦終無下手處矣時

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
得漆雕開只是見得分明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曰吾
斯之未能信蓋其絲毫隱微之間自知之爾蒙
問竊意開都見得許多道理但未能自保其終始不易曰
他於道理已自透徹了又問他說未能信恐是自資行
處有些勉強在曰未須說行在自即便有些小窒礙處
胡詠之問此章曰也不是要就用處說若是道理見未破只
且理會自身已未敢去做他底亦不是我信得了便定

卷五
着去做道理自是如此這裏見得直是分曉方可去做
寓因問明道所言漆雕開曾點已見大意二子固是已
見大體了看來漆雕見得雖未甚快却是通融通用都
知了曾點雖長見得快恐只見躰其用處未必全也先
生以為然問寓有何說寓曰開之未信若一理見未透
即是未信曰也不止說一理要知信不過不真知決是
如此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須是真見得存
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畧行不義畧殺不
辜做到九分也未甚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更
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亦會見得決定恁地而不可不
恁也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處耳問格物

窮理之初事事物物也要見到那裏了曰固是要見到
那裏然也約摸是見得直到物格知至那時方信得及
寓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斯是甚底他是見得此箇道理了
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闊只是踐履未純熟他是見
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曾哲被他見得高下面
許多事皆所不屑為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灑想見他
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甚工夫却與曾子
相反曾子便是着實步步做工夫到下稍方有所得曾
哲末流便會成莊老想見當時聖人亦須有言語敲點
他只是論語載不全賀

問吾斯之未能信曰信是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
疑處他看得那仕與不仕全無緊要曾點亦然但見得
那日用都是天理流行看見那做諸侯卿相不是緊要
却不是高尚要恁地說是他自看得沒緊要今人居鄉
只見居鄉利害居官只見居官利害全不見道理他見
得道理大小大了見那居官利害都沒緊要仕與不仕
何害推

知只是一箇知只是有深淺須是知之深方信得及如漆
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也若說道別有箇不可說之知
便是釋氏之所謂悟也問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
聞見是如何曰此亦只是說心中自曉會得後又信得

及耳廣

問漆雕循守者乎曰循守是守一節之廉如原憲之不容

物是也漆雕開却是收斂近約伯羽道去錄云原憲
不能容物近於獨開却

問注謂信是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是如何曰便是
朝聞道意思須是自見得這道理分明方得問是見得
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箇理不可分別漆
雕開却知得但知未深耳所以未敢自信問程子云曾
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也是見得這意思漆雕開
想見他已知得八分了因說物格知至他只有些子未
格有些子未至耳伊川嘗言虎傷者曾經傷者神色獨

變此為真見得信得凡人皆知水蹈之必溺火蹈之必
焚今試教他去蹈水火定不肯去無他只為真知集注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注云未有以真知其實然而保其不
叛也聖門弟子雖曰有所未至然何至於叛道曰如此
則曾子臨終更說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做甚麼或曰起
居動作有少違皆便是叛道否曰然集注係舊本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已見大意曰是他見得
大了謙之錄云是便小合殺不得論語中說曾點處亦
自可見如漆雕開只是此一句如何便見得他已見大
意也然工夫只在斯字與信字上且說斯字如何營等
各以意對曰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

父子仁義忠孝之理信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斷當恐
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
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營

楊丞問如何謂之大意曰規模小底易自以為足規模大
則功夫卒難了所以自謂未能信璘

問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見得
大意如何下手作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作工
夫亦不可孔門如曾點漆雕開皆已見大意某問開自
謂未能信孔子何為使之仕曰孔子見其可仕故使之
仕它隱之於心有未信處可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漆雕開想是灰頭土面朴實

去做工夫不求人知底人雖見大意也學未到若曾哲則只是見得徃徃却不曾下工夫辛時

或問子說開意如何曰明道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又

云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看這語

意是如何着得此意方識得聖人意孫

王景仁問程子言曾點與漆雕開已見大意何也曰此當

某問公而公反以問某邪此在公自參取既而曰所謂

斯之未信斯者非大意而何但其文理密察則二子或

未之及又問大意竟是如何曰若推其極只是惟皇上

帝降衷于下民祖壯

或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曾說胡明仲說禹稷顏回

同道其意謂禹稷是就事上做得成底顏子見道是做

未成底此亦相類開是着實做事已知得此理點見識

較高但却着實處不如開開却進未已點恐不能進銖

直卿問程子云云曰開更密似點點更規模大開尤須密

夫道

問漆雕開與曾點孰優劣曰舊看皆云曾點高今看來却

是開着實點頗動蕩季可

問恐漆雕開見處未到曾點曰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

實觀他吾斯之未能信之語可見蔚

曾點開濶漆雕開深穩方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若論見處雖未必如點透徹論做

處點又不如開着實邵堯夫見得恁地却又只管作弄
去用儒

曾點已見大意却做得有欠缺漆雕開見得不如點透徹
而用工却密點天資甚高見得這物事透徹如一箇大
屋但見外面牆圍周匝裏面間架却未見得却又不肯
做工夫如邵康節見得恁地只管作弄又曰曾子父子
却相反曾子初間却都不見得只從小處做去及至一
下見得大處時他小處却都曾做了賜

曾點見得甚高却於工夫上有踈畧處漆雕開見處不如
曾點然有向進之意曾點與曾參正相反曾參却是積
累做去千條萬緒做到九分八釐只有這些子未透既

聞夫子一貫之旨則前日之千條萬緒皆有着落矣忠
恕而已矣此是借學者之忠恕以影出聖人自然之忠
恕也

一蔡言漆雕開不安於小成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
於小成若不見大意如何知得它不肯安於小成若不
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人食藜藿與食芻豢若未
食芻豢只知藜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孫賀

道不行章

夫子浮海假設之言且如此說非是必要去所以謂子路
勇可以從行便是未必要去明

問子路資質剛毅固是箇負荷容受得底人如何却有那

聞之喜及終身誦之之事曰也只緣他好勇故凡事麤率不能深求細繹那道理故有此事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何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也

卿

孟武伯問三子仁乎夫子但言三子才各有所長若仁則不是易事夫子雖不說三子無仁但言不知其仁則無在其中矣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則未嘗休息置之無用處全體似箇桌子四脚若三脚便是不全不息是常用也或置之僻處又被別人將去便是息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欲問之無一毫

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閑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

此心常在

作明

問孟武伯問三子之仁而聖人皆不之許但許其才云云曰大槩是如此又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

個

問孔門之學莫大於為仁孟武伯見子路等皆孔門高第

故問之孔子於三子者皆許其才而不許其仁曰何故
許其才不許其仁對曰三子之才雖各能辦事但未知
做得來能無私心否曰然聖人雖見得他有駁雜處若
是不就這裏做工夫便待做得事業來終是麤率非聖
賢氣象若有些子偏駁便不是全體南
林問子路不知其仁處曰仁譬如一盆油一般無些子夾
雜方喚做油一點水落在裏面便不純是油了渾然天
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子路之心不是都
不仁仁人心也有發見之時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
答之卓

纔是一點墨點破便不得白了

孫

或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為它功夫未到問何謂工
夫先生不答久之乃曰聖門功夫自有一條坦然路徑
諸公每日理會何事所謂功夫者不過居敬窮理以修
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功夫未到此田地不若顏子故未
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功夫到此則德性
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錄
子升問聖人稱由也可使治賦求也可使為宰後來求乃
為季氏聚斂由不得其死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曰大
約也只稱其材堪如此未論到心德處看不知其仁之
語裏面却煞有說話本

子謂子貢曰章

問曰賜孰愈一段大率比較人物亦必稱量其斤兩之相
 上下者如子貢之在孔門其德行蓋在冉閔之下然聖
 人却以之比較顏子豈以其見識敏悟雖所行不逮而
 所見亦可幾及與曰然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特
 方檐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撓得所
 以孔子愛與他說話緣他曉得故可以檐荷得去雖所
 行有未實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
 聖門自曾顏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
 是曉不其得檐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
 而與之語意蓋如此

備

季父問也聞一知十即始見終是如何曰知十亦不是
 聞一件定知得十件但言知得多知得周備又問聖人
 生知其與顏子不同處是何如曰聖人固生知終不成
 更不用理會但聖人較之顏子又知得多今且未要說
 聖人且只就自家地位看今只就這一件事聞得且未
 能理會得恰好處况於其他

賀孫集注

胡問申聞一知十是明睿所照若孔子則如何曰孔子天
 在明睿上去耳順心通無所限際古者論聖人都說聰
 明如堯聰明文思惟天生聰明時又亶聰明作元后聰
 明睿智足以有臨也聖人直是聰明

澤

問顏子明睿所照合下已得其全體不知於金聲玉振體

段俱到否曰顏子於金聲意思却得之但於玉振意思却未盡賀孫問只是做未到却不是見未到曰是他會下都自見得周備但未盡其極耳

顏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玩味見得優劣處顏子是真箇見得徹頭徹尾子貢只是暗度想像恰似將一物來比並相似只能聞一知二顏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而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明作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光逐些子照去推尋備

問子貢推測而知亦是格物窮理否曰然若不格物窮理則推測甚底盡

問謝氏解女與南也孰愈章大抵謂材之高下無與入德之優劣顏子雖聞一知十然亦未嘗以此自多而子貢以此論之乃其所以不如顏子者夫子非以子貢之知二為不如顏子之知十也此固非當時答問之旨然詳味謝氏語勢恐其若是曰上蔡是如此說吳材老十說中亦如此論必大集義

吾未見剛者章

子曰吾未見剛者蓋剛是堅強不屈之意便是卓然有立不為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其人或人不知

剛之義夫子以為^根也。慾焉得剛，慾與剛正相反。最怕有慾升南

問剛亦非是極底地位。聖門豈解無人夫子何以言未見

曰也是說難得剛也是難得又言也是難得淳錄作無

真難得如那撐眉弩眼便是慾申^根便是恁地想見他做

得箇人也大故勞攘義剛問秦漢以下甚麼人可謂之

剛曰只看他做得如何那拖泥帶水底便是慾那壁立

千仞底便是剛收器問剛莫是好仁惡不仁否蓋剛有

那勇猛底意思曰剛則能果斷謂好惡為剛則不得如

這刀有此鋼則能割物今叫割做鋼却不得又言剛與

勇也自別故六言六蔽有好剛不好學又有好勇不好

學義剛畧

^根也慾慾者溺於愛而成癖者也傑人

吾未見剛者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

皆是欲才有些被它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或

者以申^根為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觀人直從裏

面看出見得它中無所主只是色莊要人道好便是欲

了安得為剛升南

問吾未見剛者一章曰人之資質千條萬別自是有許多

般有剛於此而不剛於彼底亦有剛而多慾亦有柔而

多慾亦有剛而寡慾亦有柔而寡慾自是多般不同所

以只要學問學問進而見得理明自是勝得他若是不

學問只隨那資質去便自是屈於慾如何勝得他蓋學問則持守其本領擴充其識所以能勝得他而不為所屈也此人之所貴者惟學而已矣申根也不是箇榻人底人底是箇剛悻做事

上蔡這處最說得好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今人纔要貪這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申根想只是箇悻悻自好底人故當時以為剛然不知悻悻自好只是客氣如此便有以意氣加人之意只此便是慾也時幸。集注。

或問剛與悻悻何異曰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詘於慾所以為剛悻悻者外面有崛強之貌便是有計較勝

負之意此便是慾也特幸。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子貢謂此等不善底事我欲無以加於人此意可謂廣大然夫子謂非爾所及蓋是子貢功夫未到此田地學者只有箇恕字要充擴此心漸漸勉力做向前去如今便說無欲加諸人無者自然而然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躡等南弁。

問子貢欲無加諸人夫子教之勿施於人何以異曰異處在無字與勿字上伊川說仁也恕也看得精大雅。

問此如何非子貢所能及曰程先生語錄中解此數段終

是未剖判唯伊川經解之言是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
分曉說出得如此分明兩句所以分仁恕只是生熟難
易之問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未能忘
我故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能忘我故也子路曰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未能忘物也一
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南也不改其樂能忘

物也 鑄此條可疑

至之問此章曰正在欲字上不欲時便是全然無了這些
子心且如所不當為之事人若能不欲為其所不當為
便是這箇心都無了是甚地位未到這地位便自要擔

當了便不去做工夫聖人所以答他時且要它退一
做工夫只這不自覺察便是病痛怡疑亦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子貢性與天道之嘆見得聖門之教不躐等又見其言及

此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道夫

性與天道性是就人物上說天道是陰陽五行欄

吉甫問性與天道曰譬如一條長連底物事其流行者是

天道人得之者為性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

為仁義禮智之性蓋卿。佐錄云天道流行是一條長連底人便在此天道之中各得一截

子

自性與天道言之則天道者以天運而言自聖人之於天

道言之則天道又却以性分而言這物事各有箇頓放

處併人

問性與天道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此可以觀性與天道雉

寓問集註說性以人之所受而言天道以理之自然而言不知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所固有者何故不可得聞莫只是聖人怕人躐等否曰這般道理自是未消得理會且就它威儀文辭處學去這處熟性天道自可曉又問子貢既得聞之後嘆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亦用功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知得也高

深作甚麼教聖人只管說這般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聖人於易方畧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看這處便見得聖人罕曾說及此又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處却是聖人常說底後來孟子方說那話較多寓

問集註謂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如何曰此言天運所謂繼之者善也即天理之流行者也性者着人而行之

傑人

問未子之文章凡聖人威儀言辭皆德之着見於外者學者所共聞也至於性與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蓋性者是人所受於天有許多道理為心之體者也天道者謂

自然之本體所以流行而付與萬物人物得之以為性者也聖人不以驟語學者故學者不得而聞然子貢却說得性與天道如此分明必是子貢可以語此故夫子從而告之曰文振看得文字平正又決洽若看文字須選他平正又須決洽無虧欠方得好南

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邪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然孔子這般也罕說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繫易方說此豈不是言性與天道又如鼓萬物而不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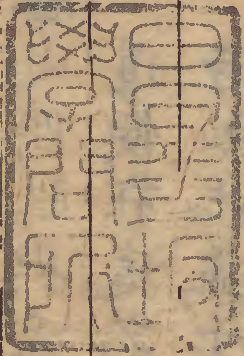
聖人同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豈不言性與天道淳

器之問性與天道子貢始得聞而歎美之舊時說性與天道便在這文章裏文章處即是天道曰此學禪者之說若如此孟子也不用說性善易中也不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這道理也着知子貢當初未知得到這裏方始得聞耳寓

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孟子教人乃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曰孟子亦只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得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處方是說性與天道爾時

叔器問謝氏文章性天道之說先生何故不取曰程先生

不魯恁地說程先生說得實他說得虛安卿問先生不
取謝氏說者莫是為他說只理會文章則性天道在其
間否曰也是性天道只在文章中然聖人教人也不恁
地子貢當時不魯恁地說如天命之謂性便是分明指
那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說道理一陰一陽之謂
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性與天道只是不迎
頭便恁地說義剛



朱子語類二十八卷終

